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族群、歷史與文化變遷

---- 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的探討與論述

研究主持人：黃子堯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十二月三十日

族群、歷史與文化變遷

---- 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的探討與論述

目 次

第一篇 宗教、信仰、民俗與族群

- 第壹章 研究調查之動機
- 第貳章 民間信仰中的神佛觀念
- 第參章 客家守護神「三山國王」

第二篇 台灣民間信仰概述

- 第壹章 『文化中國』的臍帶關係
- 第貳章 台灣神明崇拜的類別
- 第參章 寺廟與宗教的功能
- 第肆章 客家人在台灣信仰文化

第三篇 客家人與三山國王信仰

- 第壹章 客家歷史源流
- 第貳章 台灣的客家人
- 第參章 客家先民與『三山國王』
- 第肆章 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的歷史進程

第四篇 三山國王事蹟與霖田祖廟

- 第壹章 三山國王傳說
- 第貳章 三山國生平事蹟
- 第參章 霖田祖廟與史實
- 第肆章 大陸的三山國王廟分佈

第五篇 本土三山國王信仰的兩大系統

- 第壹章 大興振安宮
 - 第一節 廟史沿革
 - 第二節 顯化事蹟
 - 第三節 三神王擅長顯靈及祭典
 - 第四節 建立新祖廟的說法
 - 第五節 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

- 第貳章 荷婆崙霖肇宮
 - 第一節 霖肇宮沿革
 - 第二節 霖肇宮建廟與活動
 - 第三節 霖肇宮三山國王系統

第六篇 台灣開發與族群信仰關係

- 第壹章 高屏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 第一節 高屏開發與六堆的形成
 - 第二節 高屏三山國王廟
- 第貳章 台南的三山國王廟
- 第參章 中部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 第肆章 新竹苗栗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 第伍章 台北盆地的三山國王廟
- 第陸章 蘭陽平原的三山國王廟

第七篇 族群關係變遷的軌跡

- 第壹章 三山國王廟與客家人聚居地
- 第貳章 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身份認同
 - 第一節 族群興衰的警訊
 - 第二節 政治權利與文化認同
- 第參章 獨尊單一神明與夫人崇拜現象
- 第肆章 變異：三仙國王廟的形成

第八篇 結語：三山國王信仰的新時代挑戰

第一篇 宗教、信仰、民族與族群

第壹章 研究調查之動機

眾所皆知：宗教就是對神靈的崇拜，神靈乃成爲信仰的宗主，由於它在人類解決生存問題及滿足心靈慰藉需要上具有一種不可或缺的功能與意義，所以吾人都將宗教視爲文化的一部份。

台灣先民，大都來自閩粵兩省，因此，民眾的生活習俗和民間信仰，不論是神明背景、祭祀禮儀、寺廟建築和宗教藝術等，也都和大陸的傳統相似，足以說明台灣與大陸，除了地緣與血脈因素外，更能體認其一脈相承的文化關係。

台灣民間對神靈崇拜之虔誠，吾人可從進香團，中元普渡等祭儀中看到鄉民的狂熱，也充份反應出人民對宗教信仰的需要。目前，不論都市與鄉間，佛刹道觀或寺廟祠堂，已經超過一萬二千家以上，祭祀之神明將近三百一十種，平常我們在寺廟中，常見許多虔誠膜拜的信徒，往往不知所拜何神，更少知其來歷，這都是缺乏宗教教育的盲目崇拜，不僅喪失宗教對民間生活規範的潛移默化作用，以及對先民開拓草創的苦心之所緬懷的積極意義，因此，在認知與責任的雙重驅使下，激發了筆者探討信仰文化與族群之間關係的研究，這對台灣本土文化的理解、闡揚，應有相當的助益。

鄉土神明「三山國王」跟台灣客家移民歷史息息相關，飄洋過海來台創建家園的子弟們多奉其香火，因此形成信仰／族群／習俗交錯並用的特殊生活形態，歷經數百年而不衰，是全台客家莊分佈最多最廣的神明。但台灣歷史的起伏與更動，以及有清一代的多次民變、分類械鬥等等因素，對本土各族群文化的變遷產生影響，來自原祖籍地的宗教信仰也逐漸落地生根並擴散各地，藉著針對這些廟宇建築存在的研討，還原其歷史真相及其在本土開發過程所衍生的意義，具有探討客家歷史與文化的積極價值和作用。

第貳章 民間信仰中的神佛

我國自從上古以來，便稱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神、祇相對的稱謂雖說各有不同，散見於文字記載的卻是相通，所以一般人都簡稱之爲神，俗語又稱之爲「神明」。

許〈慎〉著說文解釋道：「天神、引出萬物者，」意思是指天神為萬物的開端，也就是創造萬物的主宰；說文又解釋道：「地祇，提出萬物者，」意思是指地祇是拔生萬物的神，也就是載育萬物的神；這和說苑的修文篇所說：「神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與說文段註徐灝箋：「天地生萬物，物有主之者曰神，」是同樣的道理。有禮記禮器鬼神之祭的孔疏更坦率的說：「神是天之別體，」甚至還有荀注、馬注都直截了當的說：「神為天，」或：「天為神，」便再從「天神曰神」又進而發展而演變為「神就是天」，神就代表天了。

再說禮記所謂「鬼神」之稱，鬼和神在含意上雖是迥然不同，但性質上卻是沒有太大差別的；其含意之不同，有如史記五帝本紀：「名鬼神而敬事之」的正義，便明說：「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說：「聖人之精氣曰之神，賢人精氣曰之鬼；」在性質上彷彿又有點類似，像「神明」「神靈」之稱，也可通用於鬼，不過神是另外具有「威靈顯赫」的意思，這在史記五帝本紀：「依鬼神以制義」的正義就解釋道：「鬼之靈者曰神，…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也，故已依馮〈憑〉之制義也；」至於鬼神合稱的事例，不勝枚舉，諸如史記五帝本紀所稱：「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又謂：「明鬼神而敬事之；」史記封禪書稱謂：「萇弘乃名鬼神事，設狸首；」又謂：「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這都是以鬼神屬於一類的明證。事實上自古以來，便以宗法立國，人鬼立教，旨在報本而致敬其祖先，這可說是由重血統而推之人鬼，再由人鬼而推之神祇，所以古代帝王，都以祖先配天地，行祀天地之典，可見天地神祇，其始都是基於人鬼，也可以說明鬼神是息息相通的。

所謂「神仙」之稱，是指道家稱辟穀修養而得神通的便是神仙，佛典就有「五通神仙」之名；抱朴子〈晉葛洪號，葛洪以號名書〉內篇，全是「論神仙吐納符籙剋制之術」，更武斷的說：「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地仙，天仙之說，固屬於玄之又玄，但是他認為有意義的生命，能自人道進入仙道，就無可厚非了，所以他開宗明義的說：「欲求仙者，當以忠孝仁信和順為本；」來鼓勵為善的更進於善，為惡的改過遷善，使其心靈淨化，清虛澹泊，而進於神性，是以有神仙之稱呼。

至於「神佛」之稱，這是因為「佛」早就已經傾向道教化的緣故，事實上佛教並不重視超乎人以上的神，而正覺圓滿成佛，但是這諸佛陀世尊，皆被一般信徒併稱「神佛」，成為常用的通稱。

第參章 客家守護神「三山國王」

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的守護神之一，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必然是客家

的居住地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三山國王之於客家人，與開漳聖王之於漳州府人，清水祖師之於安溪縣人，保生大帝之於同安縣人，廣澤尊王之於南安縣人是相等同的，都是族群社會之中的區域信仰神。但是，有客家人的地方，未必都有三山國王廟，那是因為祖籍地之不同，有部份地區的客家人是不信奉三山國王的（註一）。雖是如此，台灣客家人信奉三山國王是佔多數的，也就是有客家人的地方，大多數是有三山國王廟或神明存在的。

三山國王及三山神，其鎮守之三山是：中山，俗稱金山，海拔六二七公尺，在揭西縣城東十公里；明山，俗稱銀山，海拔四八三公尺，在城南三公里；獨山，海拔七八九，在城北十五公里。這三山成三角形，如鼎的三腳峙立著，氣象天成。

三山所在之地是廣東潮汕地區，古稱「潮州府」地帶，或概稱之為「粵東」地區。這邊是客家人、閩南人（潮州人）交叉共存的區域，因此信仰與族群文化也就呈現共生相容的關係。客家住區多山區環境，對大自然的崇拜較普遍，「山神」崇拜自然是容易形成的一大祭祀圈。

近十年來，筆者以客家研究的身分造訪海峽兩岸，探尋以三山國王為主神或副神的寺廟，並訪問周邊家族尋求歷史與民俗文化變遷的軌跡，更依此方向對照族譜、文獻資料等，希望藉此找出客家人及其後裔聚居的區域，也期盼能夠印證客家族群在台灣各地的早期移民、開拓、開發的許多貢獻，雖然三山國王也是潮汕人的信仰，並不盡然能完全證明客家人的腳跡，但因早期台灣大量粵東移民的成份，仍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史實。

第二篇 台灣民間信仰概述

第壹章 「文化中國」的臍帶關係

以台灣民間信仰的宗教現象作為研究主題，其深層的文化傳承是多元而開放的，經由長期的歷史沉積，因襲與並列各種淵源流傳的價值系統，且相互的滋養與茁長，更成生成複雜多樣的深層文化心理。台灣整體的文化風貌雖然延續了漢人的民族思維與民族心理，彼此間有著「文化中國」的臍帶關係，有著宗教存在的繼承價值。

台灣民間的文化是有其歷史與族群的淵源，若以漢人作為主體，其信仰的內容更是多元紛歧，呈現出多神雜亂的現象，神廟的主祀神在上百種以上，若以單一主祀神作為一個完整的信仰系統則其信仰系統的種類也在百種以上，更何況有些同一崇拜主神，可以發展出形式各異的信仰系統。台灣民間信仰只是一個籠統的稱呼而已，在同一個生態環境裏這些信仰系

統彼此相互交流，導致系統的範疇與分界極為模糊，尤其對一般民眾來說，有神則祈與建廟就拜，其信仰心理是相互一致的，逐漸地在同樣的崇拜活動下類化了各種信仰系統。

台灣民間承擔了漢人社會的各種傳統信仰，表面看來其神明崇拜在種類與來源上極為複雜，遊走於儒釋道三教信仰系統之間，其內涵含混不清，神觀有點牽強與模糊。實際上民間有著自成系統的穩定神觀，早已能進出三教的義理系統，呈現出自發性的神觀組合，神觀的組合由於自發，所以型態上比較開放性，沒有統一性的教義來作為嚴謹的信仰約制，可是在長期的生活傳承中，也有文化與同化順應現象，在經驗認知上有著深層的觀念體系，建構出獨特的神觀。由於民間信仰的開放性，一般對於其神觀也較為混淆，缺乏共識，可以「多重至上神觀」作為核心議題，來思考傳統社會中固有崇拜活動的信仰本質。

在台灣民間社會可以自由選擇自身的精神質素與價值觀念，其選擇也是多元的，雖然其中有豐富的「文化中國」的民族心裡質素，卻大部份來自台灣現實生活情境下的文化自我激盪，是社會集體共感經驗的主體意識，建構了豐富多彩的民間信仰文化。因而台灣民間信仰有其自身的主體性格，是在這一塊土地上渾然一體的價值系統與生活型態。民間多重至上神明信仰，即是在這種開放性社會經由世代經驗累積，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民間集體認同。

第貳章 台灣神明崇拜的類別

在日治時代，日本人鈴木清一郎對台灣民間的神明信仰，曾有詳盡的調查，其報告概要中（註二），認為台灣人對神明的信仰概念，包括神明以外的死靈（死者的靈魂含祖先和其他孤魂）、鬼（沉淪地獄中的鬼）和妖怪項目等，為了敘述方便，且把神明分為自然崇拜及人類崇拜、幽靈崇拜、器物崇拜四大類：

◎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又分為無機界的自然崇拜和有機界的自然崇拜兩類，因為一般相信一切天體和自然界的物體都具有決定人類命運的特殊精神力量，所以往往把日月星辰或木石及特殊獸類當作神明為崇拜對象；在無機界的自然崇拜中，對日月星辰和空中諸天象都崇拜為神，諸如把日稱為「太陽公」，也稱為「太陽星君」，傳說太陽公生來醜陋，不願世人看他，就用針刺著看他的人，所以直視太陽的人會目眩，為了感謝太陽公四季的恩惠，選定三月十九日為祭祀之期；把月亮稱為「太陰娘娘」，當作太陽公的夫人，都說太陰娘娘就是嫦娥，是一位絕世美人，所以非常喜歡世人看她。也有認為

台灣民間供奉的玄天大帝就是北極星，所以又稱「北極大帝」；把南極星稱為「南斗星君」或「南斗天神」；更把旋轉在金牛星頂部的七顆小星稱為「七姑星」，以「七娘媽」的身份當作子女的守護神來祭祀；又把北斗第一星稱為「魁星爺」或「魁斗星君」被視為文教守護神來祭拜，並且相信稱為「北斗星君」的北斗星，就是主司人間生死和稽查善惡的神；而所祭祀的文昌君，也就是北斗七星之一的「六昌文星（大將、次將、貴將、司錄、司命和司災）」。

除了上述日月星辰之外，還有「雷神爺（五雷元帥）」，或稱「火神爺（火德星君或火王爺）」，神像三頭六臂，繞以烈焰，掌管有關火的一切事物，認為火災的發生，是雷神爺在作祟；又有「風神爺」，說是二十八宿中的箕星。在海神方面，也有四海（東、南、西、北四面的海）的海神廟，祭祀免除水災的「水德星君」。

在山神方面，祭祀的主山神外，還有東嶽大帝、三山國王。其它有被視為土地守護神的為「土地公」，甚至祭祀人形自然石和畸形自然石，稱為「石頭公」。

在有機界的自然崇拜中，又分為樹木崇拜和動物崇拜；樹木崇拜供的就是「草木神」，諸如把榕樹稱為「榕樹公」，又把松樹稱為「松樹公」，還有像梧桐和茄冬等樹，凡樹高百尺以上的古老大樹，都一律當作神明祭祀。動物崇拜，有的祭祀蛇和龜，稱為「蛇聖公」、「龜聖公」，又有祭祀福德爺屬神稱「虎爺」的；但是也有憑空想像出來的動物神，像青龍爺的龍王廟、海龍王廟、大龍王廟等以龍為神明的象徵，行船人是認為海龍王可保航海的平安。

◎ 人類崇拜：

台灣民間一般相信每一個人死亡之後，其靈魂是永不消滅的，一直逍遙在宇宙之間，而且也和大自然的精靈相同，其精氣旺盛的，足以影響人間的禍福，特稱之為「人鬼」。全台民間的人類崇拜模式，是以死靈為特徵的，並分為人鬼崇拜和幽鬼崇拜兩種。

人鬼崇拜的觀念，乃是子孫祭祀祖先的禮節，同時也是祭祀聖賢功勳的大典，前者是祖先崇拜，後者就是所謂的神明。

台灣民間一般心目中真正的神明，一定是神明中的先聖先賢，其功勳、善行或有靈異神通而由人間帝王或天帝（玉皇上帝）封為神的；對仙人的觀念也是一樣，普通仙人稱為「野仙」，並非真正的神明，只有由人間帝王或天帝敕封的仙人，才是真正的神明。

◎ 幽靈崇拜：

幽靈崇拜就是祭祀無主的孤魂或野鬼，傳說那些溺死、刑死或橫死的靈魂，都沒有資格接受人間帝王或天帝的敕封，因此他們只能空蕩徬徨在

陰間，而對陽間的人類作祟；另一方面也是支配人間禍福的精靈，所以人類可以祈禱來說服他們，或施行法術來制伏他們，便可達成願望，轉禍為福，七月節的中元祭就是為了安撫這些孤魂厲鬼的安排。

還有所謂「地基主」，是各住戶最初開拓的開基主，有的住宅被其他移民侵奪霸站或者出賣，原來地基主的怨靈必然陰魂不散，如果不加以祭祀，就會作怪，所以各戶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準備酒菜和香燭，在祭祀住宅附近的土地公之後，必虔誠地祭祀自宅的地基主，稱為「做牙」，又稱為「犒軍」。此外，還有稱為「有應公（又稱為萬善同歸）」和「水流公」的流行神許願最多，是多數人崇拜的對象，這都是民間對厲鬼過份恐懼的表現。

◎ 器物崇拜：

所謂器物崇拜，就是認為人工製造的器物上附有神靈而加以崇拜，如豬圈之有「豬稠公」，牛欄之有「牛稠公」，都當作繁殖六畜的神來祭祀，並且按照季節定期祭拜。

第參章 寺廟與宗教的功能

台灣開拓初期的寺廟，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團體，在鄉間是具有一種權力和武力的部落自治機構；在都市則是商人行會的自治團體。當時寺廟不僅有財產和武力，並執行自行自治自衛和涉外的功能，而且也是村落人民或行會會員社交、教化和娛樂的結社。

從前的台灣，福建移民和廣東移民之間經常有爭執。即使同是福建移民，泉州籍和漳州籍之間，往往為了土地和水源的問題，也不斷的發生武裝打鬥。在這個時候，因人數眾多而佔優勢的泉州人，往往會首先火攻漳州人的寺廟。漳州人為了報復，也曾採取同樣的行動。寺廟經常被當作城堡使用，有的時候就一把火燒為焦土。就因為有這樣的歷史淵源，現在到台灣農村去，還可以看到村落住民以寺廟為中心而團結的風氣。

台灣早期移民因爭地、爭水或其他事情而發生械鬥事件，如漳泉械鬥，在械鬥時期，寺廟經常被當作城堡，如萬華龍山寺，從前是泉州商人行會的守護廟宇，擁有強大的武力，士林芝山岩開漳聖王是漳州人的守護神廟，為防禦泉州商人行會的守護廟宇，擁有強大的武力，士林芝山岩開漳聖王廟是漳州人的守護神廟，為防禦泉州人的攻擊，就在廟外修建城門。所以，寺廟在清代成為軍事上指揮中心或據點。

寺廟在興建之初，多屬原籍鄉土性的神明，泉籍移民信奉廣澤尊王、保儀大夫、法主公、王爺、楊府真人、青山王等。安溪移民信奉開漳聖王、感天大帝、廣惠尊王等。廣東移民則信奉三山國王、慚愧祖師等，而龍山寺所供奉的觀音菩薩，雖為全國性的神明，卻仍與泉籍移民保持著更為親

密的特殊關係，說明了神明、寺廟和移民族群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寺廟名稱跟所祀的神格有關，一般可分為宮、廟、祠、殿、家廟、壇、寺、堂、庵、觀、岩等等。凡是寺廟的慶典，都視為居民大家共有的事情，台灣的村落以一村一廟為原則，村民亦以村廟為當然信徒自居。

今天的台灣寺廟，只不過是一種宗教團體而已，可是在尚未實施近代行政制度的時代裡，寺廟是具有權力和武力的村落自治機關，在都市裡是商人行會的自治機關。那個時代，寺廟這個團體，不僅有財產和武力執行村落和行會的自治、自衛、涉外等機能，而且也成為一種村落住民、行會會員的社交、教化、娛樂的結社，它所具有的社會功能是很廣泛的。因而，台灣的村落一向就是以「一村一廟」為原則，村民都以廟的當然信徒自居，到今天凡是寺廟的慶典，都被看做是全村共同的民俗慶典，道理就在這兒。

現在，許多寺廟早期的功能已為別的機構取代，都將它們賦予新的功能，諸如村落寺廟的設立幼稚園、村里辦公處、長壽俱樂部、社區活動中心。較具規模的寺廟，如鹿耳門媽祖廟、木柵的指南宮、高雄的佛光山等已成為民眾觀光、參訪的地方，為忙碌的人們提供休閒活動的場所。

第肆章 客家人在台灣的信仰文化

客家民性比較保守，崇拜祖先，信奉鬼神，對於宗教的信仰更是堅持先入為主的觀念，因此對後來輸入的基督教與天主教，都表現的比較冷淡；一般說來，客家人對於宗教神明的信奉，較為複雜。

客家人信奉的神明簡單表述如下：

- (一) 三官大帝：對天官、地官、水官的崇拜，並配以三元（上元、中元、下元）為三官之生日慶典。客家莊祭拜三官大帝的廟宇以桃園、新竹以及苗栗南庄地區為多。
- (二) 媽祖：在中國沿海各省民間多信奉媽祖為救苦救難的海神。相傳她是五代末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湄州嶼，林惟懿的第六女，本名默娘，稍長喜誦經理佛。十三歲時遇一道人，接受了他傳授的銅符秘訣。十六歲時，泅水救父，因此想有孝名。後來又常於水患中救人出險，並能驅邪救世，很受鄉里的愛戴。二十九歲歿為海神，零爽昭著。宋、元、明各朝歷封為天妃，清康熙二十二年封為天后，才享有「天上聖母」的尊稱。客家先民冒險渡海來台，多有信奉媽祖者。
- (三) 三山國王：為客家移民的信仰神明，供奉潮州揭陽縣的三座名山——獨山、明山、巾山，尊為三山國王，這種山嶽信仰是一種出於古代自然崇拜的遺風。
- (四) 義民爺：是台灣客家移民地區普遍崇拜的一種神明。最早的是祭

祀康熙六十年末朱一貴之亂陣亡軍民的屏東竹田鄉西勢忠義祠。一般所謂的義民爺，卻是指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及同治元年戴潮春之亂陣亡的當地居民。台灣地區供奉義民爺的廟宇，共計二十一所，大多號稱褒忠祠或義民廟，新竹縣新埔鎮、桃園縣中壢市、苗栗縣苗栗市等地的廟宇都具有相當的規模，其中以新竹縣新埔鎮枋寮的義民廟最有名。這座廟背負蒼翠山丘，面臨廣漠原野，形勢極勝。其殿宇，亦壯大、亦古雅，頗有遊覽觀賞的價值。殿後兩座巨大的墳墓，稱為「義民塚」，就是合葬義民軍五百餘人遺骨的地方，墓旁綠草如茵，花木扶疏，風景優佳。

- (五) 關聖帝君：國人一般尊稱「關公」；台灣民間從來最崇拜關聖帝君，所以對關聖帝君的別稱也特別多，信佛教的稱「護法爺」、「伽藍神」或「蓋天古佛」，信道教的稱「協天大帝」、「翊漢天神」、「武安尊王」、「崇富真君」、「三界伏魔大帝」和「恩主」；信儒教的稱「山西天子」和「文衡帝君」；「關聖帝君」也是儒家尊稱的；其它還有「關帝爺」、「關二爺」、「關壯繆」、「武聖人」和「武聖帝君」等等諡號和俗稱，人人敬奉，特別是商人信仰最虔誠。客家鄉親感念關聖帝君之忠義精神，各客家庄祭拜之廟宇多以「恩主公」（如苗栗市之玉清宮）、「關爺宮」等虔誠奉祭。
- (六) 定光古佛，或稱定光古佛或定光佛。台灣崇拜的定光古佛，只有兩座寺廟供祀，一為彰化市的定國佛廟，創建於乾隆二十五年。另一為淡水的鄞山寺，建於道光三年，由汀州客家移民自故鄉分香迎來台灣，由於靈驗顯著，很得信徒崇敬，香火頗盛，每年正月初五佛誕辰，台北地區的信徒都到鄞山寺進香朝拜。
- (七) 神農大帝：客家人稱之「五穀爺」，早年農村社會，農民以「耕山耕田」維生，五穀爺庇佑種植繁盛及風調雨順，鄉民予以熱誠祭拜，以苗栗公館小鄉為例，竟有三座五穀爺廟之多，可見客家民眾對此信仰的虔誠。
- (八) 慚愧祖師：尊奉來自漳州平和縣蔭林山的信仰，成為來台墾荒人士的守護神，其廟宇在南投有十三座，台中、彰化、嘉義各有一座，均靈顯無比。
- (九) 土地伯公：古代「萬物有靈」的論調，和「神」也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在初民的社會裡，人們對天地間的一切：日、月、星辰、風雲、山澤、江河、木石、蟲魚、飛禽、走獸等，都被設想為自己一樣有生命、有靈性的，從而認為天地間的一些神明也會和自己一樣有喜、有怒、有愛、有恨，甚至能做出離奇而難以理解的作為，而人間生命則孕育於土地，萬物皆獲土地之滋養，因而客家人為感懷土地為

生存之基礎，並祈求五穀豐登，經常於田頭水尾或大樹之下奉祀土地伯公，規模雖不大，但數量眾多。

- (十) 祖先祭拜：客家人重視宗族源流，家族之內對歷代祖先均能按照節慶或初一十五等焚香祭拜謂之「拜阿公婆」，子孫繁衍昌盛者更要設立宗祠、家廟，奉若神明，每逢祭祖掃墓（客家人稱為「掛紙」），祭禮十分豐盛，各派下子孫必然到齊，儀式相當莊重。

第三篇 客家人與三山國王信仰

第壹章 客家歷史源流

客家是漢族裏的一支，祖先們由中原輾轉遷到大陸南方來的。根據客家各姓氏族譜的記載：客家原來的活動範圍，大約是北起現在的山西長治縣，西到河南的靈寶縣，東達安徽的壽縣，南到湖北的黃陂、黃崗，中到河南的新蔡、安豐以西，潁水之北，多年來有種種不同的考證。一般考證，多認定始於西元四世紀東晉五胡亂華，距今約為一千五百年左右；另有學者則認為應該遠溯至西元前二百年，秦始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南戍五嶺之際，距今亦有二千年有餘的歷史。現在分期敘述如下：

第一時期－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中國後，曾遣軍戍守大庾，以防南蠻入侵。不幸傳至二世而亡，這些守兵遂留居粵北，不再言歸，數傳而後，生活逐漸安適，文化方面因承中原之遺，非常發達。

第二時期－東晉永嘉以後，五胡亂華，中原一帶兵荒馬亂，居民紛紛向南播遷，歷豫、鄂、皖等地進入江西贛江流域。休養生息，勞困漸甦，始獲得其較安定生活。

第三時期－唐朝末年，黃巢稱亂，陷汝州、掠關東，取浙江，踰江西而破吉安、贛州、鄱陽等地，砍山伐木，開道七百里，屠建州、誅福州，兇鋒所至，「客人」首當其衝，於是不得不舉族遠向循州、惠州、韶州一帶移動。其近者則向寧化、汀州、上杭、永定諸州縣遷徙。

第四時期－宋高宗南渡，胡元大舉南侵，客家先民迫於外患奮起勤王，護從聖駕，戰死岡州、崖州、累千累萬，從文天祥轉戰江南而死者更不知幾千幾萬人，所遺老弱，仍護轉於粵北、粵東等地。

第五時期－明末流寇之禍，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建國以來罕見的變局。清軍始而入援，繼而入侵，每至一地，姦擄焚殺，無所不用其極，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尤為慘絕人寰。史家說：「亡國之慘，莫過於明」，真是言之不虛（註三）。

「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這句客家諺語，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在台灣；在大陸，客家及客語最集中區是廣東梅州、福建汀州及江西贛州，呈面的分佈，都是山區。而廣東潮州、惠州及福建漳州都是點的分佈，也在山區點上，平地則是福佬。一般通稱粵東、閩西、贛南為客家「大本營」的主要分佈區域。

第貳章 台灣的客家人

客家人的大量東移台灣，根據早期有關的文獻及近代研究資料記載，差不多都在康熙二十年代以後的事。在此之前的明鄭時代，雖有若干的粵東客家人，曾跟隨鄭氏的部隊入台，但人數究竟不多；其後且都被滿清政府遣散回籍，因此不能視為自動自發的正式移民。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歲（民國前二二九年），台灣平定以後，滿清政府本想要放棄台灣，後經靖海將軍施琅的積極爭取，才決定保留；但滿清對台灣的政治措施，一直採取消極政策。因為他們惟恐台灣再成「盜藪」而為反清的根據地，因而儘量管制人民的往來，管制事項列舉如下：

- （一） 大陸人民渡台須領照單，經分巡台廈兵備道稽查，再得台灣海防同知驗可，始許放行。
- （二） 來台謀生的移民，不許攜帶家眷。
- （三） 粵東惠、潮居民不許渡台。

由於管制第三項的限制，早期來台的客家人，大多屬於嘉應州屬的各縣人民，潮州、惠州府屬各縣的客家人為數較少，有來台的也是走偷渡的途徑。不久，約在康熙三十年代以後，這些首批來台的嘉應五屬客家人，因府治附近已無餘土可墾，於是又從他們移居的府治東門外，南下前往今屏東高屏溪（亦稱下淡水河）東岸及東港流域墾居。

到了康熙六十五年辛丑歲（民國前一九一年），朱一貴作亂，滿清派藍廷珍到台灣剿亂，當時鳳山各地的客家人，組織「六堆義軍」協剿。事後論賞，由於客家人有功於滿清，而作亂的朱一貴又屬於泉州籍，藍廷珍乃奏請解除粵籍人來台的管制，因而一改舊觀，使客家人來台不受歧視。

根據相關研究調查，客家先民渡海台主要原因有三：

- （一） 因為客家人在大陸上原住地，大多為崎嶇不平的丘陵地帶，山多田少，農業生產不夠半年食用，加上人口的壓力不斷增加，為求生存下去，只好冒險出外謀生。於是向南洋、台灣地區，不斷地謀求發展。
- （二） 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靠近大陸沿海，客家人的東渡來台比較容易，對大陸來說，台灣是一個離島，距離閩南及粵東，只有百多公里

的航程，比到菲律賓、南洋各地，琉球及日本為近。這一點對於海運還不很發達時期的移民來講，東渡台灣是最有利的途徑。

(三) 因為客家人先天上有尋求更佳生存環境的遷徙習性，在歷代祖先由北而南覓取較好生活條件的傳統教誨之下，客家子弟更以其刻苦、堅韌的精神，鏗而不捨地向台灣移民，在得到鄉親彼此呵護的情誼中，越加呼朋引伴，向台灣或南洋各地找尋工作或發展的機會。早期客家先人的東渡來台，以及他們前往各地區從事墾殖，並不是像一般移民的從容乘船過海，然後安然入墾，而是冒著九死一生，克服人為與天然的惡劣境遇後所獲致的。他們的開拓奮鬥精神，是值得大家感念與敬佩的。總體說來，客家移民歷程約能分述如下：

- (A) 第一次移民。多以汀州府（永定）、漳州（南靖、平和、詔安）、潮州府（饒平）、惠州府（海豐、陸豐）、嘉應州（蕉嶺、大埔、五華等）為主（註四），定居於六堆、桃園、新竹、苗栗等地區。
- (B) 第二次移民。台灣內地原居地的遷移活動，基本上由各客家庄向都市遷徙，形成多種都會區客家定居現象，或移居花蓮、台東等後山地區進行墾殖。
- (C) 第三次移民。台灣客家人向海外移民，形成以台灣為原鄉的文化認同狀況，移民對象以美國、日本、紐西蘭、巴西等國度較多，進而成立相關客屬組織，積極回饋台灣。

第參章 客家先民與「三山國王」

根據許多研究調查報告指出，在台灣墾拓初期，客家先民請來原鄉守護神「三山國王」，必有其背景與理由，現列舉數端如下：

- (一) 台灣四面環海，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之間，地區雖不甚廣大，然而因為南北距離較遠，而東西平地之間，又有高達三千公尺以上的中央山脈隔絕，所以同在一日之中，各地都有不同的氣象。據一般的觀察，台灣一年平均氣溫和溼度，都要比同緯度的其他地區為高；冬季東北風盛行，風力強大，東北部往往陰雨綿綿；夏季多西南風，西南部多雨，夏秋之交，常常有颱風來襲；一年之中，夏季漫長，太陽輻射熱非常強烈，春秋雨季則比較短暫。因為酷熱對於人體健康有不良的影響，高濕度對於人又有不快之感；同時，溫熱與溼度本為植物性細菌繁殖的要素，再加上以往各地尚未開發，到處充滿森林沼澤，成為蚊蟲及其它病原生息的淵藪，因此，自古以來，這些瘴癘中，最普遍而為一般人所熟悉的是「瘧」、「痢」。早期的客家先人冒險偷渡來台，處在「瘧」、「痢」及各種熱帶傳染病盛行的窮

山惡水間，能夠發揮他們大無畏的勇氣，衝冒瘴癘的侵襲，披荆斬棘，以啓山林，化鹿場爲良田，因此先民們攜「三山國王」神像或香火來台，祈求山神庇祐墾殖平安。

(二) 早期閩省沿海人民的移植台灣，剛開始時自然是開拓肥沃的西南部平原，再逐漸發展到中部西海岸平原，而後才擴展到台北盆地。等到客家先人東渡來台，因時間較遲，肥沃地區大部份已被閩南人開發殆盡，逼不得已，他們只好向南端的高屏溪左岸及東港流域等煙瘴地區，如中北部等交通不便的山丘隔離地帶開墾。實則這些地區，在當時大多爲尚未開化的原住民所盤踞，他們爲了保護據以維生的鹿場，以及獵取人頭以祭神祇習俗的影響，時而「出草」殺人，尤其是對於入墾的客家先人，在「瘴癘」與「番害」互相肆虐下，爲著求生存，只有發揮堅忍刻苦的精神，靠著自己的力量，募集資金，招顧隘丁，編組鄉勇，建造木柵、隘寮，加以嚴密防備；而後修築道路，從事墾荒拓土。客家先民請來三山國王試圖以「山神」壓制「山番」的作用，用意十分明顯。

(三) 明鄭時代，台灣與大陸的情勢，處於敵對地位。滿清政府爲斷絕鄭氏軍事物資與人力資源的接濟，曾經實施所謂的「海禁」政策，對台灣加以封鎖，嚴格禁止沿海各省人民渡台。到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平定台灣之後，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而台灣與大陸的敵對情形，自是消失。翌年，「海禁」之令宣佈解除，允許沿海商漁船可以出海到台灣貿易或捕魚。但滿清政府對台灣始終不放心，恐怕再次成爲反清的「盜藪」，於是接受了靖海將軍施琅的建議，對移民加以限制。但當時閩粵人民，因受生活困迫，還是不斷地由他們的原籍，冒著被拿獲與風濤之險，潛渡來台。期間所遭遇到的危難情況，真是慘不忍聞。因而粵東潮汕、嘉應州等地移民爲祈求墾殖順利、百病不生及風水地理之顧慮，三山國王之大國王「善醫」，二國王「善風水地理」、三國王「神威顯赫」的武功，當然是中意的選擇。

(四) 古人出遠門，必到家鄉廟宇焚香祈福，在潮汕地區移民群裏，因對故里三山國王信仰特別鍾愛，有「三山國王保外鄉」的深刻體認，自然迎接從小到大極爲尊敬的神明來台，常相左右、祈求平安，具有安慰思鄉之情的特別意義。

在上述的緣由之下，客家人與「三山國王」信仰建立了密切關係，在台灣族群的定位上也就形成了一項專屬的特徵。

第肆章 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的歷史進程

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客家人與「三山國王」信仰在此建立了密切關係，其演進過程可敘述如下：

一、移墾時期：客家人出遠門，必到家鄉廟宇焚香祈福，在粵東潮汕地區移民群裏，因對故里「大廟」三山國王信仰特別鍾愛，有「三山國王保外鄉」的深刻體認，離鄉背井、飄洋過海自然要迎接從小到大極為尊敬的神明香火來台，祈求平安以及墾拓之順利，具有安慰思鄉之情與順心行事的特別意義。這個時期的「三山國王」信仰是傳遞香火、引進神明祭拜的階段，以當地粵東移民為主要的對象，銜接了海峽兩岸的文化情緣。

二、在地化時期：為了墾拓之順利與辛苦獲得的成果維護，進行家園打造與建設，在同鄉之間建立相互保護的需要，集資設立做為信仰中心的廟宇，並利用廟宇為自我族群活動、洽談、訓練、娛樂之所在，「三山國王」信仰滿足了粵東移民的這項民俗生活需求，因而台灣各地紛紛建立了自己的據點，有了以廟址為象徵的勢力範圍。這個時期的「三山國王」信仰是追求安身立命、創建家園的護身符階段，是藉信仰力量表現團結、協作的積極作用。

三、社會功能發展時期：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之後，粵東潮汕、嘉應州等地移民落地生根，農耕時代的廟宇增加了許多社會功能，包括身體健康、百病不生及風水地理、升官發財的期望，三山國王之大國王「善醫」，二國王「善風水地理」、三國王「神威顯赫」的武功，當然符合民眾的想像，再加上靈驗傳說的散佈與見證，使得「三山國王」信仰逐漸擴大，超越了特定族群的藩籬，這個時期的「三山國王」信仰開始以分香的方式在全台各地建廟，庇佑眾生，廟會慶典也年年盛大舉行。

以上演進過程是宗教信仰與歷史文化相結合的事證，客家人與「三山國王」信仰的關係應是根據如此的進展來印證的。

時至今日（2004），台灣三山國王廟（註五）可以統計如下：

項次	統 計 數 目		
縣市	鄉鎮總數	有廟鄉鎮數	廟總數
台北縣	29	11	16
宜蘭縣	12	9	40
桃園縣	13	4	5
新竹縣	13	8	17
苗栗縣	18	3	4
台中縣	21	6	14
彰化縣	26	12	34

南投縣	13	3	4
雲林縣	20	8	10
嘉義縣	18	6	13
台南縣	31	1	1
高雄縣	27	7	11
屏東縣	33	17	32
台東縣	16	1	1
花蓮縣	13	2	2
基隆市	7	1	1
台中市	8	2	2
台南市	7	1	1
台北市	12	10	12
高雄市	11	4	4
合計	348	116	224

三山國王廟數目之多與奉祭範圍之普遍，幾乎涵蓋台灣之三分之一鄉鎮地區，佔客家莊之大半，難怪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信仰。

第四篇 三山國王事蹟與霖田祖廟

第壹章 三山國王的傳說

三山國王肇跡於大陸，據說國王生前德威兼備文武雙全，原籍隸屬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大國王姓連名清化，二國王姓趙名助政，三國王姓喬名惠威。

潮州揭陽為漢代郡都，後改為邑，北兩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有一奇峰曰玉峰，其右有眾石湍激東潮西惠以石為界，渡水為明山，連接梅州三十里有巾山地名曰霖田，三山並立蔚為奇觀，此三山鼎峙英靈之所鍾也。

值南北朝之末天下紛亂之際，三山國王捨命護救楊堅於亂軍之中，得其賞識遂結為金蘭，並鼎力相助其統一隋朝完成帝業。楊堅登基為隋文帝時，詔頒其救駕功勳，封為開國駕前三大將軍，然三山國王天賦聰穎兼具神仙骨格，視人間一切榮華富貴非久遠之福，遂於季春之月封印留書星夜退隱於華山，自力更生，研修正果，以渡殘年。

隋代甲子年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仙三人出於巾山，自稱昆李，受命於天份，鎮三山托靈於三山峰之右，廟食於此地，前有古楓樹，後有石洞穴，

石文蕭管絲音，裊裊不絕，神降之日，上有蓮花彩雲，絳色大者盈天，有一陳姓者生平好善樂施，人稱陳善人，白晝見三壯士乘馬而來，招爲從者，未幾陳善人隨神俱化，眾皆異之，乃於巾山之麓，置祀合祭，既而降神，從人言封爲陳將軍，赫濯聲靈，日以益著，人遂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

隋大業十三年叛臣宇文化及弑楊廣於江都，同時引叛眾西上洛陽，隋末代恭帝楊侗乃即位於洛陽，群臣爭奪權力而傾軋，於危難之際三山神人顯靈救駕，遂賜封爲三大元帥建元帥廟於華山之麓，供人膜拜。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韓愈任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被變爲潮州刺史，到任伊始，潮州一地霪雨害稼，民不聊生，爲迎合民意祈禱於三山神靈，然而響答屬官以少甲致祀祝以文曰「霪雨既霽，蠶穀以成，耕男織女，欣欣衍衍。」其神之庇眾敢不明受其賜，韓文公之祈求有驗，足見神是明神，故能格人之誠。

宋太祖開基，劉萇拒服，王師南討，潮州守備王侍堅赴祈於三山之神前，果然風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嚇退萇兵逐北，南海乃平。迄宋太宗興國四年，太宗御駕親領王師征伐北漢流寇劉繼元，被困於太原城下，忽睹三位金甲神人揮戈躍馬嚇退賊眾，師遂大捷，寇魁劉繼元乞求降服，凱旋之日太宗詔詢救駕功勳壯士，即有旌旗出現於城上雲中，題書約潮州三山神，宋太宗乃明認舍人，賜封潮州揭陽三山神爲：

連國士 清化鎮守巾山－爲威德報國王

趙國士 助政鎮守明山－爲明肅寧國王

喬國士 惠威鎮守獨山－爲弘應豐國王

殆宋時有陳有連之叛亂，昺帝親領王師伐之，奈因師出失利，陣前諸將九十九位殤軀成仁，帝遂引師退卻，惟前有大河阻隔不能涉渡，復有賊眾窮迫於後，危急之際遙見對岸三山峻嶺之上揚有數條旌旗，迅即向之求援，果然驟顯一頭駿馬，乘帝安然涉河脫危，帝返朝都即詔示往三山詳察援軍，惟三山嶺上人跡杳然，唯巾山之麓置建有三山神廟祠，昺帝遂頒詔其救駕功勳，賜名爲三山國王廟，鄰近民眾咸拜奉祀，年年聖誕之日，四方朝拜者眾，香火興旺。

第貳章 三山國王生平事蹟

訪新庄街耆老劉新忠先生談三山國王生平事蹟如下：

大王生世來歷－南北朝之末，天下紛亂之際，揭陽地方有一大善人姓連名士者，世代務農爲業，爲人忠厚勤儉，樂善好施，娶妻黃氏甚爲賢慧，深得鄰里之稱讚，結褵多年未獲子女，常赴廟寺燒香禮佛，祈求天賜麟兒，數十載之虔誠，感動上蒼，以其不惑之年始獲一子命名謂「傑」，夫妻視若

天賜快樂如仙，越六載之歲月，連家不幸遭瘟疫，連土夫妻相繼罹疾亡故，時傑年七歲，痛失雙親之愛暉，上無叔伯兄姐之照顧，孤苦伶仃，漂泊生涯，幸得城裡有一位張員外憐憫而收養之，由於傑自幼眉清目秀，聰敏過人，甚得張員外之喜愛，視如同己出，張員外乃當地首富，為人頗富義氣，聘文武名師以教其子，而傑就此習文傳武，在朱門春風化雨，歷經十載有餘，勤讀詩書，武藝一日千里，但好景不常，於時年之冬，張員外不幸病歿，傑又遭養父逝世之痛，由於養父之獨子昌德，為人鮮仁義，雖經傑屢次之勸導，忠言逆耳，反遭譏諷，痛心之餘，深感張府非久居之地，以養父之靈柩在堂，務必隨侍在側，乃忍氣吞淚，待出殯埋葬事畢，守制三年之後，含淚離去，天涯流浪，誠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畢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二王生世來歷—南北朝之末，揭陽地方，有一位當代文秀才，姓趙名順，娶妻方氏，趙家資財富甲揭陽邑，人稱趙秀才，平素行善疾惡，廣交賢士文人，獨生一子名軒，專聘文武名師任教，軒自幼則勤學習文練武，出口成章，武藝精通，有一日單行獨馬上山打獵，射中一巨鹿，負傷帶箭，奪路奔馳，此時適逢傑流浪至此，忽見巨鹿，一躍向前擒巨鹿輕如捉兔，其時軒縱騎趕來，睹此壯士而歡呼曰：「何方壯士有此神勇制鹿耶？」乃相見為禮，互報姓氏來歷，軒甚為敬佩傑之神勇，又憐憫其伶仃，無家可歸，即請其隨同返趙家，聊盡雞黍之情。傑盤桓趙家數日而告辭，臨行軒贈馬匹及白銀百兩，依依惜別，相送五里之遙。

三王生世來歷—俊生於南北之末，親生父母姓氏無可考，幼年雙親早亡故，自幼學打鐵謀生，個性剛強，喜打抱不平，為人正直義氣，一日傑單騎途經一村落，見人群喧嚷，即催馬加鞭，向前一觀究竟，則有一少年濃眉大眼，殊甚魁奇，被眾人圍困，亂棍毆打，少年雖武勇，究屬孤力，幾呈難支之勢，傑見義勇為，大聲赫祖，而眾人仍置之不理，則奮身躍馬衝入重圍，擊散眾人救出被困之少年，問其相鬥之因由，該少年答曰：「余路經此地，見眾惡徒白日強搶良家婦女，為抱不平，仗義執言，致遭圍打，眾惡徒乃當地富家子弟所糾合，平時為非作歹，鄉下貧農佃戶欠租，竟爾強奪婦女，余不忍袖旁觀，奮力以鬥，幸蒙相助，至為感激。」傑見彼此意氣相投，互道姓氏來歷，俊乃力邀傑返家小住，傑欣然同意。相處甚合，俊稱傑為兄長，寄居喬家不久，亦學打鐵，遐時相偕赴山野狩獵。是日逐獵之際，傑射中一白兔負傷奔逃，俊隨後追蹤而去，歷經多時未返，傑深知俊性躁急恐生意外，乃覓小徑追尋，至一叢林內，見俊生人爭吵所逐之白兔，傑趕上之則見其人並非別人即軒也。彼此見面而大笑一場，傑即為之介紹，三人一見如故，彼此氣味相投，傑就倡議效桃園三結義為異姓昆仲，軒、俊欣然一聲應允，乃訂金蘭之好，撮土為盟。義同骨肉，時傑二

十四歲居長，軒二十二居次，俊二十一行三，從此三人敦成一家手足，自結義之日起同赴趙家安身，因趙員外乃是疏財仗義之人，對傑、俊愛護培植，特聘名師教授武藝。師姓薛名賢通，其武藝堪稱冠群倫，但為人操守慈悲為懷，講究武道精神則是人道，管教甚為嚴格。光陰荏苒，轉瞬則歷經三載，薛教師見三人之武藝及武道精神已致精純之地。令三人會同排陣有如排山倒海之勢，並舉指讚曰：「爾三人乃是安邦定國之良材也。」特以三綱五常之精義為辭別之贈言，從此薛教師別趙府，埋名隱山林而去。然後三人洽議遊三山五嶽名勝，從此議稟告員外，趙員外一聲答允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從此三人備足遠遊銀兩，駿馬登程往北方而去。一日在山下竟見一隻猛虎二隻小虎窮追一鬢髮斑白的老人，並大喊救而驚動三人，見狀甚急，三人飛身奔前將三隻猛虎擊斃。該老翁回頭一看，則驚佩三勇士之神勇，稱讚三勇士救命大恩，並問三勇士之姓氏身世，三人禮復之。老翁又曰：「老漢單身匹馬遊賞名山而迷途於深山遇猛虎，幸蒙相救，無以為報，特贈黃龍旗一面，希三人持此旗進京赴考無論過關進場，無人敢阻擋，以爾三勇士之武藝，誠是出類拔萃，定能高中榜首無疑也，乃是國家之大幸。」言罷授旗而去，原來此老翁乃是當朝之樂華王也。是夜三人洽議依照老翁所囑咐，即日赴京應考，一路果然關隘無阻，抵京後進科場，孰料主考官一見三人，不問皂白，重打三十六板，三人被打的莫名奇妙，始將所持黃龍旗舉出，主考官見黃龍旗，方知三人之來歷，遂曰：「你等三人乃是綠林中之強盜，今被捉獲，本當嚴辦，姑念救親王有功，准免抽究，速離科場遠去。」三人遭此無妄之災，啼笑皆非，只好退出場外，靜候消息，原來當時主考官無不貪贓枉法，凡進科場應考者，並須先行納賄，否則逐打出場，三人既無納賄，自不在例外。惟既誤打在先，為避免親王追究，只好將差就錯，命令三人逃去遠方謀生，及至放榜之日，親王欲召見救命英雄，竟未錄取，不勝訝異，急召主考查問，主考復稱：「三人進科場野蠻無理，觸犯規章，已被逐出場外。」親王聞嚴怒不可抑，令限三日之內尋回三人，否則嚴懲，于是朝廷頒文告示天下，搜尋三人。三人聞悉竟錯解其意，以為汙官設圈套捉其治罪，即時逃往華山，度其狩獵生涯。三人隱居華山半年後，朝廷由奸臣上奏強盜乃是傑、軒、俊三人所糾合，並奏請剿滅。朝廷遂派遣大將軍郭勇興師剿伐，被強盜暗算陣亡，後再由兵部親率二路兵馬剿匪，依然被匪打敗。最後由天子御駕親征，總是凶多吉少，以至國家垂危，天子蒙難，其實傑等三人仍隱居華山，過其悠閒生活。一日正午時分，在山林中休憩，忽然馬匹亂鳴不已，三人以為馬腹飢，馬仍不食，長聲嘶鳴不已，因馬有靈性，決非無故而長鳴，時傑等三人即備著馬鞍戰袍，攜槍劍上馬觀究竟。詎料上馬即奔跑如飛，越山過嶺，及至一處山峰，忽見塵埃滾滾，人馬喊殺連天，駐馬凝視，見前路一簇兵馬且戰

且走，其中一人黃金冠帶，盤龍戰袍，知係當朝天子，由御林軍掩護敗退，後路兵馬如蟻急進，三人見此情景，義不容辭，即躍馬下山助戰，傑勇士親自脫下白袍給天子更換，轉移眾賊追迫目標，天子急問「壯士何來歷」三人答稱曰：臣民乃山野莽夫，願現身退賊，幸勿見疑。天子喜之，乃急呼逃散軍士，激以大義，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傑壯士一馬當先擋住賊眾。賊懼不戰而退，收兵回見天子，並護駕回京。自此天子備悉三人原委，念救駕勳功，欲封侯賜爵，傑等三人鑒於朝中奸邪當道，忠良反受罹害，為官終需受累，乃曰：臣民兄弟三人來自山野，願乞身歸林，為之婉拒，並謂當今賊寇未平，生靈塗炭，臣民雖不願受封，但願借一路兵馬，力平亂賊，為國除害，天子許其所請，即封為鎮國大元帥，三人依然不肯受封，但求成功後就要歸隱山林，以償夙願，即日起兵討賊，義不容辭，受封馳赴邊關，更不知此乃係奸臣所用毒計，串通番邦傾巢來犯，以百倍之兵力圍攻之，而奸臣故為絕援，因兵寡難敵，抵死守邊關，致遭圍困，且糧餉不濟，危及萬分之計，乃由俊突破重圍，趕回京城面奏天子，使得大白其情，遂奉詔發出大軍十萬馳援，得解其邊關之危，擊潰番眾，奏捷凱歸，班師之日，萬民歡樂昇平，聖上大悅，欲再封連趙喬三人為鎮國大元帥，但三人依然不願受封，堅持歸隱山林，當朝天子窺見其堅決意志，乃准其所請，並賜寶劍先斬後奏，從此隱居山林不仕。

第參章 霖田祖廟與史實

歷史悠久，聲名遠播的三山祖廟，矗立在粵東揭西縣城河婆鎮西部玉峰之東麓。據《史記》記載：霖田都乃揭陽縣九都之一，原司衙署設在潮口村，日洪武三年（公元一三〇七年）移司衙署于棉湖；至清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才移至河婆埠，改名河婆巡檢司，從此，河婆便成為霖田都的行政中心。

這裡山環水繞，風光秀麗。在歷史上曾隸屬於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霖田都，故三山祖廟又稱為霖田祖廟，是當地最大的廟宇，故俗稱『大廟』，廟中奉祀的三山國王，俗稱『大廟爺』，連玉峰也被稱為『大廟山』（海拔四二二公尺）。

◎ 地處要衝 歷史悠久

河婆在粵東之潮、惠、梅三州交界處，扼揭西、陸河、普寧、五華縣之要隘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一九六五年與揭陽分縣，因在揭陽之西，故以得名，河婆成為揭西縣城。距城東十公里，有巾山峙立（俗

稱金山，海拔六二七公尺)；城南三公里，有明山護衛(俗稱銀山，海拔四八三公尺)；城北十五公里，有獨山獨立高聳(海拔七八九公尺)。

『這裡位於東經一百一十五度四十四秒，北緯二十三度三十分四十秒。』四而三山鼎峙，氣象天成。城西二公里有玉峰，挺拔巍立，峰頂平坦，有如巨人盤踞，俯視河婆，玉峰右側有自上砂、五雲而來的硜下溪，左側有自西田、良田而來的橫江溪，兩水匯合縣城(河鎮)之南，成爲榕江上游之南河。縣城前有獅山、象山隔江對峙，俗稱『獅象把水口』，統成一局，正所謂山明水秀，『靈氣之所鍾』。

揭西雖是一個年輕的縣份，但是河婆一帶卻是歷史悠久的地方，在商周時期甚至更早的年代，便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在十九世紀五〇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婆周圍的明山、象山、玉峰、老虎嶼、大埔頭的雞麻墩等地，先後發現有石刀、石斧、石箭頭以及幾何印紋陶片等，是新石器時代山崗遺址的遺物。四〇年代初在南森林赤嶺新建小學動工挖土時發現有二四座秦代堅土坑墓葬，出土了一批銅劍、銅戈、銅 等兵器，由此可見此地之古老。

◎ 肇跡於隋、顯唐封宋

關於三山神的文字記載，在元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劉希孟撰〈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以下簡稱〈廟記〉中)，敘述頗詳。〈廟記〉云：『潮於漢爲揭陽郡，以後邵名而吧焉。吧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於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爲巾山。地名霖田。……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穴，自稱昆李，受命於天，托靈於玉峰之界石，廟食於此地。……鄉民陳其姓者，自晝見三人而來，招爲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於神俱化，眾尤昇之。乃周爰咨謀，及巾山之麓，置祀合祭。……繼而假於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濁靈曰以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重儔於神而響答，受命厲官以少牢致祭。』

三山神起源於民間傳說的神話故事：三山神—化王—界石神。實乃三位一體，是來自古人對『名山靈石』的自然崇拜。

《廟記》又云：『宋藝(太祖開期(960年)劉萇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訴於神，天果雷電以風，俛兵敗北，南海以太(平)。

逮太宗（977—997年）征太原，次城下，忽見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際，有旗見於城上雲中云：『潮州三山神』乃詔封：巾山爲清化盛德報國王；明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敕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按：爲宋仁宗年號，1032年），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太功於國亦尙矣。從此，潮州三山神，被後人簡稱『三山國王』。』《廟記》又云：『潮之三邑（潮陽、揭陽、海陽）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逞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任甲（按：至順，爲元文宗年號，即1332年），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

據《廣東通誌》載：唐代武則天稱帝當時的垂拱年間，（公元六八五到六八八年），名將陳元光祖孫三代，曾在揭陽一帶駐軍、用兵，並留下〈祀潮州三山神題壁〉詩三首：一千三百多年前，潮州三山神已受到當時朝廷命官的關注了。

三山祖廟內，正殿壁間舊時代有一附對聯：『巾明獨三山對峙，隋唐宋公侯敕封。』連文點名了祖廟及三山國王的來歷及環境特點。

三山國王『肇跡於隋』，據今爲一千四百多年，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香火鼎盛，影響深廣。是『河婆六約』（註六）土生土長而又最古老的地方守護神。

◎ 建廟的傳說與史實

唐高宗武則天時垂拱年間（六八五到六八八年）\（公元六八五到六八八年）名將陳元光留下的〈祀潮州三山神提壁〉及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年）韓愈（昌黎）刺潮後所祭的界石神，因斗轉星移，年代久遠，不見其他文字記載，故對當時的宮廟、規模，已無法考察，唯本地之四座名山，仍巍然屹立。宋代善士崇德、崇盛、崇義兄弟三人，在玉峰東麓修建的三山祖廟，爲現廟址背後偏右處。舊廟原是座西向東，有一株大古榕樹，一直保留至50年代初期，樹幹僅存半邊，枝葉稀疏，狀甚奇古，後已枯萎。

相傳崇德兄弟，常在廟腳河邊捕蝦，所獲不多。有一日來一位書生，自稱捕蝦能手，說罷將劉的蝦籠丟入河中，次日往取，魚蝦滿籠。日久，劉氏兄弟成了巨富，詢及書生家住何處？答曰：離此不遠之大樹邊，兄弟三人同住。後來劉氏往訪，發覺書生即三山神也。劉氏兄弟的父親又服官朝廷，後修建祖廟於上址。

清代，原居河婆楓宸鄉的劉昆蘭，官授福建古田知縣，晚年謝職回鄉，

於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施出巨資，擴建神廟。當時請來五華縣堪輿先生劉明欽，總理為本地馬頭村人何珠環，將原廟擴建，將廟門向東移改為向南，正對銀山（明山）。

◎ 祖廟重修 再造金身

河婆三山祖廟，自唐宋建廟之後，有朝廷命官、地方官吏與許多文人雅士，到祖廟祭祀，題吟詠，地方志乘也有許多記載，但是在民間裏流傳著更多優美的關於三山祖顯靈護國救駕，保土安民的傳說故事，致使三山國王演變為民眾心目中的『福神』。千百年來，經歷滄桑，三山祖廟免頹壞復建，在清代康熙二十二年，由原河婆鎮楓宸鄉，官授福建省古田知縣的劉昆蘭，晚年謝職歸鄉，施出巨資，做了較大規模的全面擴建，當時請來為龍潭大埔興建寨場的堪輿先生劉明欽（五華縣人），建廟總經理為當地馬頭村的何珠環。將原來座西向東的小廟，稍微移下位置，改方向為座北向南（亥山兼己，正對明山峰）的大廟。此廟一直保留至本世紀五十年代。由於年久失修，破漏不堪，僅存斷垣殘壁。

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保存地方的名勝古蹟，發展觀光旅遊事業，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在揭西縣主要領導人的重視支持下，組成『揭西縣修復霖田祖廟理事會』，對祖廟進行修復。祖廟的修建，完全按照清代擴建的佔地一四二〇平方公尺的各項原來尺寸，恢復三開間三進深的結構規模，並在廟宇周圍擴寬六〇四〇平方公尺，已做各種配套建築，祖廟將變的更美妙的勝地。

祖廟保持著明清以來的建築風格，全部覆蓋琉璃瓦頂，地格與天井鋪上花崗岩板材，其他各部機構件皆雕樑畫棟，五彩繽紛、富麗堂皇而又古色古香。廟正殿神龕上，端坐著三尊身穿朝服，手捧朝的大王、二王、三王的塑像；大殿前兩側分列著文官、武官、斗印官、廚官、門官、上馬官六位尊神。

後殿設三座神龕，中龕坐著三位雍容華貴的王爺夫人（俗稱『後堂阿奶』），配以侍女者立兩側；左龕供奉天后聖母（媽祖）；右龕為送子觀音。左右偏殿，安放著指揮大使和木坑公主。左右原殿，塑有二十幾尊紀念神像。

前殿（三山大門內兩側），左側速一尊高四公尺的守門將軍（孟章大將軍），及一匹白馬和牽馬的武士立像；右側塑一尊高四公尺的守門將軍（鑑名大將軍），及一匹赤馬和牽馬的武士立像。全廟合計大小四十七尊塑像。

◎ 漂洋過海 影響深遠

歷代崇奉三山國王的地域和信眾不斷擴展，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在劉希孟的〈廟記〉中記載說『朝之三邑（潮陽、揭陽、海陽），梅惠兩州，在在有祠。』明、清以來隨著粵東移民足跡，已將三山國王的香火，帶往鄰近省市，另築宮廟奉祀，後來又漂洋過海，遠播台灣寶島以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居地（註七）。近年來祖廟進香的台灣民眾甚多，台灣各地現有奉祀三山國王或奉做主神的廟宇數百座，還特別成立有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馬來西亞等地亦有健全的理事機構，常為當地鄉親襄理婚喪喜慶，排憂解難，融洽鄉情，辦理公益事業等。他們遵行由祖居地傳去的祀神習俗，崇本遵源，懷著對故土山川風物的無限眷戀，對古代英雄義士深切崇敬之情，不斷地加強對傳統美德和悠久文化的傳承或加以發展創造。

三山國王祖廟經歷千年而愈盛，是有其深遂的歷史文化淵源，它牽涉到嶺東移民史、民族史、華僑史、考古學和民俗學等各個層面，已引起學術界濃厚的研究興趣。因而許多民眾遠道而來，是為消災祈福、奮勵圖強，而更可喜的是為覓本尋根、景仰先賢，精神至為可嘉。

第肆章 大陸的三山國王廟分佈

大陸三山國王廟分佈表列如下：

府	縣	編號	名稱	地點	備註	
一、潮州府 (四十一間)	(一) 揭陽縣 (六間)	1	明貺廟	霖田都		
		2	仁美宮	達道坊		
		3	賴蔡宮	魁元坊		
		4	北溪宮	魁隆坊		
		5	永安廟	西門內		
		6	國王宮	東門內		
		(二) 饒平縣 (一間)	7	三山國王廟	大埕界	
		(三) 大埔縣 (八間)	8	下歷宮	同仁下歷	
	9		古城宮	同仁城裡		
	10		上洋宮	百侯溪南		
	11		圭竹宮	百侯溪北		
	12		青雲宮	黃砂光德鄉水口		
	13		國王宮	大富村首		
	14		社背宮	湖寮社背中	乾隆年間	
	15		國王廟	石雲樓		

	(四) 海陽縣 (三間)	16	明貺廟	韓山之麓		
		17	白沙廟	北門隄渡		
		18	明貺廟	西關外		
	(五) 惠來縣 (三間)	19	三山廟	南郊墩上		
		20	三山廟	先覺宮		
		21	三山廟	西郊口窯		
	(六) 普寧縣 (七間)	22	三山國王廟	縣城北門內		
		23	三山國王廟	崑岡書院側	俗呼崑岡廟	
		24	三山國王廟	城南一里豪岡		
		25	三山國王廟	城溪六里青嶼	即青嶼廟	
		26	三山國王廟	城南十里林惠山		
		27	三山國王廟	去城東北十里石潭		
		28	三山國王廟	城東南十里龜背山		
	(七) 豐順縣 (二間)	29	三山國王廟	璜坑社坊頭		
		30	三山國王廟	松林社白沙宮		
	(八) 澄海縣 (十一間)	31	大宮廟	城內大隴社		
		32	廣靈廟	南門外嶺亭社	康熙十七年重修	
		33	三山國王宮	東湖鄉		
		34	廣靈明貺廟	冠隴鄉		
		35	玉窖古廟	玉窖鄉大路		
		36	龍田古廟	溪南社		
		37	龍田古廟	溪北社		
		38	龍尾社廟	歧山鄉	祀明山國王	
		39	東隴社廟	東隴下社		
		40	樟林社廟	樟林東社		
		41	樟林社廟	樟林南社		
	二、惠州(二間)	(一) 海豐縣 (一間)	42	國王廟	龍津橋東	
		(二) 陸豐縣 (一間)	43	國王廟		萬曆十七年建
	三、梅州(嘉應州)(二)	(一) 興寧縣 (一間)	44	香泉宮	縣西十五里	道光二十六年重修
			45	三神宮	白土堡泮坑口	康熙初年建
			46	三山山神祠	白土堡泮坑	

十間)	(二) 程鄉縣(十九間)	47	明山神祠	白土堡樞林	康熙庚寅重建
		48	三山公主廟	大竹堡三葵約	
		49	三山公主廟	大竹堡大戶紫峰下	
		50	三山宮	小乍堡雄雞山麓	乾隆五六年重建
		51	三山國王祠	小乍堡松山岡西麓	
		52	三山國王宮	西陽堡塘坑口	康熙元年建
		53	三山國王宮	西陽堡紫金洞口	國(清初建)
		54	明山宮	西陽堡馬岡上	康熙三五年建
		55	明山宮	西陽堡白宮市	康熙六一年建
		56	明山宮	西陽堡獎坑仙家	乾隆四四年建
		57	明山宮	西陽堡神角壩	康熙六五年建
		58	明山宮	西陽堡李溪	
		59	明山宮	西陽堡黃坊禾盛田	明代萬曆復建
		60	鰲州宮(明山國王)	西陽堡莆蔚河千	康熙元年建
		61	虎形三山宮	西陽堡九斗村	
		62	象形三山宮	西陽堡	康熙二八年建
		63	三山宮	錦州堡丙村墟	

第五篇 台灣三山國王信仰之兩大系統

據日台灣總督府社寺台帳記載，直接由原廟分香或者分身者，有四廟：彰化縣永靖鄉甘霖宮，彰化縣社頭鄉枋橋鎮安宮，鹿港鎮埔崑霖肇宮，及宜蘭縣員山鄉三山國王廟等是也。這是台灣三山國王廟宇較早的一項記載。

先民從原鄉奉請三山國王來台，歷經數百年來之變遷，逐漸形成本土化的信仰系統，基本上此兩大系統對三山國王祭拜的儀式仍大致相同，但各有所本的經營方式及其信徒的運作模式，則略有相異之處。

目前台灣三山國王宮廟（信仰系統）的中心廟宇，可分為（一）以宜蘭大興振安宮為首的「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二）以彰化溪湖霖肇宮為中心的「荷婆崙」系統，這兩大系統之中心廟宇「振安宮」、「霖肇宮」均具相當規模，信眾廣大、分廟眾多，並均以「開台第一廟」自居，影響比較深遠。

第壹章 大興振安宮

第一節 廟史沿革

宜蘭大興振安宮座落於宜蘭縣冬山鄉大興村十六號。其廟史記載如下：振安宮係奉祀廣東省祖廟「敕封三山國王」之古廟也。本宮之緣起於明神宗萬十一年（歲次癸未年），公元一五八三年（三九二年前），為廣東省揭陽縣弟子：陳振福、魏金漢、彭阿輝、張阿三、戴九秀、吳振秀、鄧阿向、孔阿賢、許廣新、許阿歹、莊阿甘、許阿康、陳來發、李阿案、許阿懷、許阿呈、詹阿雲、許阿讚、許阿淡、袁阿桂、袁阿提、許阿錦、許阿鎮、許阿則、許阿德、許阿盆、范克明、呂阿色、許灶福、劉阿道、袁阿送、黃阿增、鄧有興、陸阿海、林阿鈕、鄧鳳愿、詹阿興等卅八位，自故鄉恭請霖田廟「敕封三山國王」聖像金身於新竹南寮港登岸後南行苗栗縣，客居二十四年，本振安宮先賢公，在當時苗栗北角建立一座小廟奉祀「三山國王神像」。

昔時先賢公開得新竹縣新埔鹹菜甕，就是今之關西（原名）是一個好開墾種植鹹菜之地，就因此先賢公全體卅八位弟子恭請「三山國王」遷于新埔鹽菜甕地區開始耕作，日月如梭，轉眼間，就在關西過了十四年之日月，直到天啓元年歲次辛酉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本宮先賢公聞得蘭陽地區，即宜蘭縣，人人皆稱「魚米之鄉」土地肥沃，水源豐足，是最適宜栽種水稻之地，就此全體卅八位先賢公喜出望外，遷來宜蘭縣冬山鄉大興村現址附近，即吳姓弟子厝前，建立一座茅屋小廟奉祀自故鄉恭帶之「敕封三山國王」聖像，不久再遷至本宮地址建廟至今有三七四年。

昔時本宮先賢公就看中現在之新城（聖湖）火車站前省公路兩邊土地，面積約三甲餘地，均由先賢公親自開墾為水田，嗣後歸為本「振安宮」三山國王廟所有地，後來出租蘇澳新城鎮民耕作至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關係，由政府放領承租人。

自「三山國王」啓基以來神聖靈感，地方得以安寧，安居樂業，國王佈施善德，救國救民出於水火之中者，彰顯神蹟不可勝算，因此「振安宮」頓成為吾眾心靈嚮往之聖地，於是眾弟子感謝神恩，歷次倡議修廟，於民

國四十七年六月組修建委員會始修建，耗資新台幣八十四萬元至五十二年四月完成，五十七年農曆十月十七日舉行祈安慶典，廟貌輝煌，環境幽美，神恩廣被，護佑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由於三山國王靈顯，信徒益眾，且因昔時先民廣事來台開墾之弟子播遷，遂於今之冬山、羅東、宜蘭、蘇澳、壯圍、花蓮、台北、高雄等縣市鄉鎮之大部角落，世代相傳，已有直接前來本「振安宮」三山國王開台元祖廟割香奉祀「敕封三山國王」，已有百餘多所分廟，善男信女，無不虔誠奉祀，是以本「振安宮」及為來台「敕封三山國王」聖像之元祖廟也。

第二節 顯化事蹟

振安宮廟祝（管理人）敘述三山國王聖蹟三則，記錄如下：

『在天啟六年次年（公元一六二六年）三六九年前，地方眾子倡議翻修廟宇，然地方人士紛紛，有的堅持原位修建，有的堅持另擇吉地，因此本「振安宮」「明山國王」大顯神通，因當時蘭陽地區之土地大半皆是原台北洲板橋林本源大財主所有土地，國王欽擇本宮廟地，險聖親自赴林大財主家中，向林大財主接洽購置廟地，當時林大財主正在午睡之際，忽然夢見一老翁白髮黑鬚，身材高大，面相莊嚴，站在林大財主面前，述明請財主讓售土地以建廟之用，財主忽見一老翁須臾不見人影，就此林大財主心中決定親赴本縣現在本宮附近沿途探聽消息，果獲得真實此地有人倡議建廟，昔時林大財主曾親自蒞臨本宮舊址廟內參拜，眼見國王聖相面容威嚴，與夢中聽見之老翁相同無差，此時林大財主之心中仍恍然大悟，原來此夢乃是神聖顯化，感激萬分，林大財主本是慈悲人士，遂將該筆計有六分餘地的土地，全部奉獻國王建廟。』

『（清）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年四月公曆一八五〇年（一四五年前）京部七品監生黃振先奉旨出巡，乘坐大船並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大船開到蘇澳港口，突然觸礁，經其他船隻協力拖航，均無法使船帶動，也經地方人士以人力清除船下淤砂，仍然不能使船開航，此時監生聞得地方士紳報說，「振安宮」三山國王威靈顯赫，監生親自赴本宮恭請乩示，開派祭物正豬（有龍德里余家所餵養三年餘只有卅台斤）並在壬日午時之際開祭，即可順利出航無阻，事隔三天（壬日）午時之際，國王大顯神通，頓時狂風大作，猛浪四起，瞬間間，海水猛漲三尺，乩童令旗向外揮出三陣，發出三聲口令，果真大船浮起，大船無阻無滯順利出航，監生順利回朝覆旨，面奏皇上知情，皇上感激「三山國王」神威顯赫，特賜監親自賜匾致謝，「恩同再造」就此國王神恩廣被，威名遠震。』

『（清）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一八九〇年（一〇五年

前)本是「獨山國王」千秋之日，本宮每逢國王千秋舉行大踩蹈火盆之際，因昔時龜山島居民，久聞本宮「獨山國王」驅邪押煞將是獨特之長，因在該島尾端有一天然淡水清泉，突然水質變為鹽水，島上居民皆賴此泉飲食，島上計有八十餘戶居民，疾病四起，此時該島上指派二人坐船前來恭請「獨山國王」聖像至該島救民解厄，國王大顯神通，果然泉水依然恢復為淡水，居民飲水之後疾病不藥自癒，該島居民無上感戴，由於捨不得本宮「獨山國王」離島，乃聘名雕刻師，仿樣另雕國王聖像，魚目混珠，送回本宮，當時地方人士全不知內情，致獨山國王千秋之日，乩童指說，等候三賢弟回駕之時，方行踩踏火盆，眾在不知之間，遙遠之處，出現二人抬著神轎，奔馳向本宮門前而來，就近一看原來是「獨山國王」，二人到達廟場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連昏兩晝兩夜，方能清醒，事後經一盤問，是何方人士何事而來，曰，乃是龜山島居民二人透露真情，因島上居民感恩於國王神威廣大，將元祖國王神像留於該島佑民，島上居民正在祈求問事之際，神轎忽然大顯神威，二人在不知不覺中過海奔馳而來，本境弟子方知國王大顯神通，駕轎過海返回本宮，嗣後二人請回仿造之國王神像坐船返回龜山島。』

第三節 振安宮三神王擅長顯靈及其祭典

振安宮三神王擅長顯靈及其祭典如下：

巾山國王—醫理、日理

明山國王—地理、風水、民宅

獨山國王—驅邪、押煞

祭典日期：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熱烈慶祝三山國王千秋、並舉行盛大踩蹈火盆活動。

第四節 建立新祖廟的說法

已經本土化的大興振安宮，爲了建立自己爲「新祖廟」的權威性，自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就有下列一種說法：

中國大陸歷經文化大革命浩劫後，許多廟宇遭破壞殆盡，廣東揭陽的三山國王開基神像則因被埋在地底下而逃過一劫；目前這尊歷史最悠久的「大王神像」，已被供奉在大興振安宮，振安宮信徒甚至「反客爲主」，認爲自己才是「正統」神廟。

被視爲是「客家廟」的三山國王廟，主要是供奉「大王」、「二王」、「三

王」諸神，相傳是源自於廣東潮州，當地的「霖田廟」是史料中的三山國王廟開基祖廟。

目前全台灣約有一百卅多座三山國王廟參加，大興振安宮是其中的「總會」，振安宮管理委員會在民國七十七年曾遠到廣東霖田祖廟「謁祖」，但發現大陸的三山國王廟已遭嚴重破壞。這趟「尋根之旅」，振安宮信徒從地下挖出「開基神像」、古爐，玉璽、聖筊等古物，並偷偷運回台灣，振安宮變成三山國王廟位於台灣的「新祖廟」。

振安宮主黃石純說，大陸上的三山國王廟目前雖然紛紛重建，但其宗教、歷史價值已經喪失，而振安宮雖然從大陸分靈而來，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又供奉最古老的祖神像，稱之為「正統祖廟」一點都不為過。

第五節 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

大興振安宮香火鼎盛，分香眾多，因而於民國七十八七年（一九八八）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參加之廟宇達一百三十三間之多，估計信徒更有逾百萬之眾。

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名錄			
編號	宮廟名稱	廟址	電話
宜蘭縣			
一	蘭陽大興振安宮	冬山鄉大興村大興路一六號	(○三九)五九三五四五
二	內城振安宮	冬山鄉東城村東成路四二號	(○三九)五九二四一二
三	松樹門鎮安宮	冬山鄉鹿埔村松樹路廿二號	(○三九)五八三〇三六
四	永安宮	冬山鄉順安村義成路二段三七八巷一五號	(○三九)五八六二七一 五八三八二七
五	永福宮	冬山鄉太和村太和路二一七號	(○三九)五九二一五二
六	開山宮	冬山鄉太和村寶和路六〇〇號	(○三九)五九二八八三
七	廣安宮	冬山鄉廣安村五三之二號	(○三九)五一四五三一
八	得安鎮安宮	冬山鄉得安村得安路一三七號	(○三九)五一九五六三 五一四八三九
九	震三宮	羅東鎮東安里天祥路一六八號	(○三九)五五一〇〇八 五〇七〇八八
一〇	興安宮	羅東鎮北成里北成街一七四號	(○三九)五七四一八四
一一	震興宮	宜蘭市進士里進士路五三號	(○三九)三六八四四三
一二	振安壇	宜蘭市慶和里環河路二五號	(○三九)三二六一三三

一三	開興廟	宜蘭市七張里七張路二號	(○三九)三〇四八二二 三〇一五四五
一四	保安宮	員山鄉深溝村洲子路二七號	(○三九)二二七九〇四 二二三六四六
一五	讚化宮	員山鄉頭分村永同路二段一 八六號	(○三九)二二二〇三四
一六	鎮安廟	員山鄉同樂村新城路七一號	(○三九)二二四〇六六 二二一五一八
一七	福興廟	員山鄉惠好村惠好路五〇之 一號	(○三九)二二六三〇二
一八	永廣廟	員山鄉永和村永廣路廿二號	(○三九)二二五四六一 二二三九二五
一九	碧仙宮	員山鄉永和村溫泉路六五號	(○三九)二二五八一六 二二一九九九
二〇	慶安廟	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六一號	(○三九)二二三六一五
二一	箕山宮	蘇澳鎮聖湖里文聖路九〇巷 一五號	(○三九)九六〇四四六
二二	永安廟	蘇澳鎮港邊里港口路四七號	(○三九)九〇四五〇二
二三	震安宮	蘇澳鎮南強里南澳路二號	(○三九)九八一〇五二
二四	保安廟	蘇澳鎮隘丁路六二之一號	(○三九)九〇四九二八 九〇四三一九
二五	慶安廟	蘇澳鎮新城里新城路廿七之 一號	(○三九)九〇四三二一
二六	武功廟	頭城鎮武營路一二七巷五號	(○三九)七七七四九二 (主委)七七七一〇一
二七	林美三山國王廟	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卅號	(○三九)八八四五五七
二八	永興廟	礁溪鄉龍潭村三皇路一一二 巷一四號	(○三九)二八六〇二七
台北縣			
二九	林口慶安宮	林口鄉頂福村九七號	(○二)六〇九四〇三一
三〇	土城神農宮	土城市和平路一一號	(○二)二六〇六七六八
三一	仁安廟	貢寮鄉真理村新港街廿六巷 廿六號	(○二)四九〇二六〇六 四九〇一〇六一
三二	太子宮	三芝鄉中正路三段廿四號	(○二)六三六六二九九
三三	慶山堂	新莊市新樹路二六九巷一二 號	(○二)二〇四六九三七 二〇五一五二八
三四	永和紫碧宮 三山國王廟	永和市中和路三八九巷十號 四樓	(○二)九二七四〇〇八
三五	霞安宮 三山國王府	新店市北新路一段二九七巷 一五號二樓	(○二)九一二五二七一
三六	代天宮	板橋市新海路三八五巷三二 號	(○二)二五九六一二〇 二五九三四六三

三七	甘崇堂	三重市碧華街一九號	(○二)九八〇六六一一
三八	三山國王會	三重市仁忠街四七號	(○二)九八九六〇五五
三九	明山宮	土城市南天母路一五三號三樓	(○二)二六二六四五九
四〇	朝奉宮	汐止鎮茄苳路八八巷六弄廿六號三樓	(○二)六四一〇五三〇
四一	協鳳宮	金山鄉重和村三重橋六鄰三五號	(○二)四九八三八六三
四二	鎮英殿	金山鄉和平村六一號	(○二)四九八二四七八
四三	北興宮	板橋市僑中一街一二四巷一八弄一號	(○二)九六六八八三七 九六六七三六九
基隆市			
四四	天玄宮	中正區建國里立德路一八六巷八號	(○二)四六二九一一七
台北市			
四五	順星宮	內湖區星雲街廿一巷四號	(○二)七九二七五五五 七九〇六七六一
四六	天安宮	士林區至善路三段七一巷一〇弄一六號	(○二)八四一二五八六
四七	仁聖堂	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九五巷一弄廿五號五樓	(○二)八九一六四〇七
四八	南港九如三仙宮	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二二三巷二之三號	(○二)七八二三七三八 七八八一二五四
四九	三山國王廟	中山區通河街三二五巷七〇號	(○二)八八二五三五〇
五〇	順昭宮	中華路二段三一三巷四〇號	(○二)三〇一六六七四
五一	福安宮	文山區集英街二號	(○二)九三八二九八四
五二	新安宮	和平東路三段四三五巷卅九弄一五號	(○二)七三五五六四〇
五三	福靈宮	文山區興隆路三段一八五巷底	(○二)二三〇七八二五 二三〇〇〇九三
五四	聚安堂	忠孝東路五段七四三巷廿一弄八號	(○二)七六二〇五二五
五五	華山宮	民權東路三段一九一巷四三弄一號	(○二)五一四七八一八
五六	瑤山宮	民族東路一二五號	(○二)五〇五五一四二
桃園縣			
五七	三山國王宮	龍潭鄉中興路三三六巷一一二號	(○三)四八九四二二九
五八	永和宮 三山國王廟	龍潭鄉大坪村八四號	(○三)四七九二二〇九 四七一二〇五三
五九	福安宮	蘆竹鄉新庄村七六號	(○三)三二三三二七八 三二三一三三四

六〇	興龍宮	大溪鎮瑞興里頂山腳一八之六號	(〇三)三九〇六三二六 傳真: 三九〇六三八九
六一	受隆宮	大園鄉圳頭村後館八之六號	(〇三)三八五二一二四 〇九〇一六一四四三
新竹縣			
六二	福龍宮	竹東鎮柯湖里廿九號	(〇三五)八二六七五三
六三	財團法人 惠昌宮	竹東鎮東寧路七七九號	(〇三五)九六二九〇〇
六四	財團法人 新豐宮	寶山鄉新城村七號	(〇三五)七六二二一八
六五	惠安宮	竹東鎮上館里惠安街一八巷廿七號	(〇三五)九四三八四七
六六	新埔廣和宮	新埔鎮中正路四〇六號	(〇三五)八八二〇三三 八八五七五八
六七	惠和宮	芎林鄉秀湖村卅七號	(〇三五)九三一四九一
六八	芎林廣福宮	芎林鄉廣福巷四〇號	(〇三五)九二三八六五
苗栗縣			
六九	三山國王廟	苗栗市中山路九四二號	(〇三七)三二一一六五
七〇	峨崙廟	卓蘭鎮中街里八一巷一二號	(〇四五)八九一一四八
七一	斗煥坪大化宮	頭份鎮中正二路六九號	(〇三七)六七四六五九 六九〇一六五
台中縣			
七二	德惠宮	豐原市社皮路一二三巷三號	(〇四五)二三二一六三
七三	萬順宮	豐原市朴子里豐勢路二段一一七九巷一八號	(〇四五)七二二二三九 七二一一二〇
七四	南興宮	豐原市南嵩里水源路六八巷四八弄七號	(〇四五)二七八三〇六 二二四二一八
七五	永安宮	東勢鎮興隆里東蘭街一一四號	(〇四五)八七八七九〇 八七六八二二
七六	泰興宮	東勢鎮慶東里慶東街一號	(〇四五)八五三六三三
七七	福山宮	太平鄉振興路新二巷廿五號	(〇四)二一二五六六六
台中市			
七八	紫雲宮	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七〇號	(〇四)三五八六八九八
七九	明玄宮	西區華美西街一段一六二號	(〇四)三二〇八一二七 呼:〇六〇四七二八九六
雲林縣			
八〇	順天宮	斗六市社口里中山路一七一巷六號	(〇五五)三二三三一三
八一	太和街三山國王廟	大埤鄉大德村新街二〇號	(〇五五)九一二三二七
八三	廣興宮	西螺鎮源成東路一五號	(〇五五)八六三三九三
八四	長山宮	西螺鎮七座里四鄰六〇之一號	(〇五五)八七二〇六二

八五	乾元宮	北港鎮樹腳里大庄二號	(○五七)八三一四七八
八六	賜安宮	東勢鄉四安路廿五號	(○五六)九九一〇二五
八七	定安宮	二崙鄉安定村一五號	(○五五)八七三五六六
八八	奉三宮	北港鎮好收里五二號	(○五七)九二二四五八
八九	朝奉宮	元長鄉新吉村新庄卅七號	(○四五)九八一六六五
南投縣			
九〇	奉天宮	埔里鎮枇杷路卅八之一號	(○四九)九八一八二一
九一	清水溝受龍宮	鹿谷鄉清水村外城巷一五號	(○四九)六七一六八五
九二	慶隆宮	魚池鄉東光村慶隆巷廿二號	(○四九)八八〇七一一
九三	三聖宮	鹿谷鄉和雅村愛鄉路六五之八號	(○四九)七五三八四一
九四	建安宮	水里鄉新興村帝君巷卅六號	(○四九)八一一一〇〇
彰化縣			
九五	三圳三千宮	溪洲鄉三圳村莊內巷四七之二號	(○四八)八九四七五八
九六	福安宮	彰化市公園路六二巷六號	(○四七)二二三六九三
九七	沛霖宮	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三段二七一號	(○四八)二二二一八五
九八	三山國王廟	鹿港鎮中山路二七六號	(○四七)七八八五九六
九九	永安宮	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七五號	(○四八)二二五三九三
一〇〇	廣霖宮	田尾鄉南曾村福德巷四六號	(○四八)八三〇四四一
一〇一	福德宮	竹塘鄉崁頭厝溪北巷九之一號	(○四八)二二二二一四
一〇二	三山國王廟	永靖鄉竹子村竹中巷五一號	(○四八)二二二三五一
一〇三	廣霖宮	永靖鄉同仁村大宅巷廿六號	
一〇四	甘霖宮	永靖鄉永北村永福路一段一二號	(○四八)二二八二四一
一〇五	同霖宮	永靖鄉同安村永福路一段五四三號	(○四八)二二二二一四
一〇六	鎮安宮	社頭鄉橋頭村員集路三段四一三號	(○四八)三三六四五〇
一〇七	永興宮	永靖鄉東寧村永興二段一六二號	(○四八)二三一七四三
嘉義市			
一〇八	廣寧宮	成仁街一四二號	(○五)二二五一六五一
一〇九	明安壇	興業路一四八號	(○五)二二三八五八九
一一〇	中庄廣寧宮	忠孝路五三七號	(○五)二七六三四五九

			二七七二八二五
嘉義縣			
一一一	龜佛山廣福宮	鹿草鄉竹山村龜佛山一一號	(○五)二七五二〇七六
一一二	平安宮	太保鄉前潭村後潭路一一〇號	(○五)三七一四六二六
一一三	太原宮	梅山鄉圳北村麻園寮九號	(○五)二六二一〇九〇
台南市			
一一四	三山國王廟	西門路三段一〇〇號	(○六)二二〇四五七八
高雄縣			
一一五	阿蓮崑崙宮	阿蓮鄉玉庫村五九號	(○七)六三三一〇六〇
一一六	岡山崑崙山宮	岡山鎮潭底里卅九號	(○七)六二二七七四一
一一七	九甲圍義山宮	橋頭鄉甲南村甲新路八二號	(○七)六一一五五五
一一八	旗山三山國王廟	旗山鎮和平里義德街卅一巷廿三號	(○七)六六一八三九六
高雄市			
一一九	財團法人鹽埕區三山國王廟	鹽埕區瀨南里鹽埕街五四號	(○七)五五一一四四〇
一二〇	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廟	楠梓區福昌里二巷一五一號	(○七)三六一六四八二 三六二〇三六五
屏東縣			
一二一	財團法人潮州三山國王廟	潮州鎮同榮里西市路卅三號	(○八)七八八二四二九
一二二	林邊忠福宮	林邊鄉忠孝路六號	(○八)八七五二六〇八
一二三	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九如鄉九明村仁愛街一七四號	(○八)七三九一〇二三
一二四	佳冬山國王廟	佳冬鄉六根庄啓南路五七號	(○八)八六六四六六六 八六六二一七〇
一二五	清聖宮	九如鄉後庄路一三〇號	(○八)七七五〇六九三
一二六	三山國王廟	屏東市三里海豐街廿八號	(○八)七三六七七二七
一二七	三聖救世堂 九如行館聖心園	屏東市海豐街六八之一號 九如鄉玉景街一〇號	(○八)七三六七一五〇
一二八	廣惠宮	佳冬鄉玉光村中山路一二一號	(○八)八六六四一七〇
一二九	三山國王廟	佳冬鄉賴家村太平路九號	(○八)八六六二一九二
一三〇	三山國王宮	內埔鄉內埔村清華路	(○八)七七八三七七一
台東縣			
一三一	寧城宮	長濱鄉寧埔村城山路五號	(○八九)八〇一五一
花蓮縣			

一三二	護國宮	花蓮市尙志路二號	(○三八)三三四八四八
一三三	忠義堂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一三街八三號	(○三八)五二九八五六

第貳章 荷婆崙霖肇宮

彰化縣的三山國王廟有卅四處，大多已建立自己的廟宇，少數合祀於他廟之中，尚有準備建廟或寄祀於爐主家宅中者。在這卅四處廟中，從「霖肇宮」分香出來的最多，形成以霖肇宮為中心的三山國王廟系統，這個系統不僅是全彰化縣的中心廟宇，也是全台灣極具規模與名望的三山國王祭祀中心的廟宇。

霖肇宮位於彰化縣溪湖鎮何婆崙中山里大溪路一段六三六號，俗稱「荷婆崙霖肇宮」，或只稱「荷婆崙」，其遍及全台的信眾，無有不知者，「荷婆崙」已成為霖肇宮三山國王廟的同義詞，影響甚巨。

三山國王的祭祀，在台灣是以客家人為主，因為傳統上，三山國王是「粵人守護神」。因此，以霖肇宮為中心的祭祀，自然以中部客家信眾為主。

霖肇宮成為三山國王廟的中心廟宇，荷婆崙成為客家信眾的聖地，是因為它的分廟多、信眾廣。要分廟多、信眾廣，最先條件是歷史悠久，是開台第一廟，具有足夠號召力及吸引力。今日的霖肇宮就有如此優秀的條件，而聲名遠播。

第一節 霖肇宮沿革

根據曾慶國先生《彰化縣三山國王廟》一書(一九九七)，對於記載不甚清楚的霖肇宮歷史，因近幾年所舉行的系列大規模活動，適當訪問主事的耆老及相關人士，有了一定程度的釐清（註八），這些活動是：

- (一) 建新廟：民國七十八年農曆十二月十八日奠基動土，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入火安座。總經費四千餘萬元。
- (二) 接天香：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三山國王駕靈回大陸 霖田祖廟 祖六天，信眾萬人到鹿港海邊接駕回宮的活動。
- (三) 慶成三獻大典：八十四年十一月十日新廟竣工謝工，舉辦五朝之奠龍別虎三獻大典，自五日至十日連辦六天科儀，轄區有四鄉鎮廿一村里，在十日同時普施並宴外客。

由於霖肇宮不僅本身轄區跨溪湖、埔心、永靖及田尾四鄉鎮，有廿一村里之廣，且分廟遍及彰化縣竹塘、員林、彰化、田尾等縣市，甚至遠及南投、

台中、苗栗、台北…等縣市皆有分香，這些分廟皆有歷史背景，非一朝一夕形成，荷婆崙亦當仁不讓的宣稱霖肇宮是歷史最悠久的開台祖廟。

霖肇宮創造史，可以分兩個方向來陳述：

- (一) 傳說：據靈肇宮廟祝李瑟（七十一歲）：老一輩傳下來的說法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賣魚苗者，路經荷婆崙休息，到小山崙上樹林內大小解，將隨身攜帶的三山國王香火袋，解下掛於樹上，以示對神聖的尊敬，事後忘記將香火袋帶走，晚上發出豪光，有人去看，發現香火袋上寫者「霖田三山國王」，以奉立來燒香膜拜，非常靈驗，逐漸興旺起來。此點新館村楊吟先生(民前七·九·十生)亦有同樣的說法，略為不同的是，是一位唐山人遊歷經過荷婆崙。以上說法均無年代及人名可查。
- (二) 揮鸞出詩：依「荷婆崙霖肇宮沿革志」(六十三年四月十日荷婆崙霖肇宮管理委員會初版)記載：民國六十一年歲次壬子年四月十三日及四月十六日明山國王駕埔心鄉靈聖宮鸞堂，顯聖扶亂，揮筆出詩。全文長十頁。四、三七四個字，有關本宮歷史者，節錄如後：

「明神宗年代，揭陽縣城，有馬義雄與周榆桑二人已採藥草為業，文台灣省有甚多蓮子芡實，二人乃拾裝恭帶三山國王香火，揚帆指向台灣航行，風平浪靜起碇，惟知不幾時，狂風怒濤，不見天日，但船隨風漂流，忽聞異香四溢且豪光閃閃，雖歷盡驚險，幾險些傾沒，卻安然飄至鹿仔港，船內眾人無不稱奇。馬義雄、周榆桑登上鹿仔港稍息後，乃向東而行，行至「荷婆崙」，見該地池沼縱橫成里，佈滿蓮化芡實，萬蕊爭妍，美不勝收，然人間仙景，周、馬二人喜出望外，乃將國王香火安奉於沼澤大樹下，開始採蓮子芡實，是夜大樹下豪光燦爛，異香四散，見者無不稱奇，翌早且有人目擊三匹馬白馬徘徊斯地，此乃該地鍾靈毓秀，精氣盤結，神妙變化，恰到好處，是故神威顯靈也。周、馬二人採畢蓮子、芡實整裝欲返，乃不見國王香火袋，二人無奈，祇好啟程返里，從此荷婆崙時時金光燦爛，附近人口平安，風調雨順，田阜年豐，群黎咸仰神恩，即集議建廟，斯乃台灣三山國王廟肇基建造之始也，因此廟名曰「霖肇宮」，是台灣三山國王之開基祖廟者也。」

據霖肇宮主委邱昭明稱：霖肇宮的歷史太久了，是王爺聖駕降筆，寫出淵源沿革，大家才清楚的，地點在埔心鄉油車村靈聖宮，主要是四月十三日及十六日兩次，參加的是邱昭明、張博厚、陳明洲三人，最後由陳明洲編

輯，於六十三年四月十日出版小冊子《荷婆崙霖肇宮沿革志》，隨後組團以遊覽車巡迴全省三山國王廟所在地廣加宣揚。

第二節 霖肇宮建廟與活動

霖肇宮前次重建時間為民國三十五年起到四十二年完成，前後達七年之久。最近一次重建時間，從七十四年籌備，到八十四年底三獻大典，前後達十年之久，做一次醮尾的普施祭拜活動後完成任務。前次重建沒有留下詳細紀錄，此次重建經過有計劃性的作業，希望能留下較完整的資料，重建過程及比較重要的活動，概述如後：

- 一、 派到大陸謁祖：民國七十四年霖肇宮派總幹事黃珠盤、大主角正乩蔡西庚父女共三人，代表大廟到大陸霖田祖廟進香謁祖，報告準備建大廟事宜，因之，由祖廟帶回三支「黑令旗」，代表祖廟無上的信物，此三支黑令旗分給大二三主角頭廟各一之，作鎮殿之寶。
- 二、 繞境：藉祖廟請到「黑令旗」的神威，民國七十七年舉辦兩天一夜之王爺出巡繞境活動，時間：國曆十一月一、二日，地區：廿一村里全區，真正目的：將大廟重建事宜告訴信眾，藉以籌措建廟經費。
- 三、 籌組「重建委員會」：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共有委員四十九名，每村里至少產生兩名；常務委員廿三名，每村里至少產生一名；副主任委員七名，各角頭至少產生一名，並產生主任委員及各組工作人員。同時裁撤原有的管理委員會，重建委員會便實際負責廟務運作及重建事宜。

下列是〈荷婆崙霖肇宮志〉：

◎ 荷婆崙霖肇宮志 ◎

霖肇宮分香自廣東揭西縣霖田祖廟，是三山國王廟開台祖廟，歷史悠久，除轄區跨溪湖、埔心、永靖及田尾四鄉鎮廿一村里外，分廟分香遍及台各地，經年香火興旺，聲譽日隆，始荷婆崙成爲善信聖地。本宮主神巾山、明山、獨山三位國王，及神農大帝、財神爺等諸神，爲全台信眾、及下列五角頭共建共祀：

- 一、 大主角：奉祀巾山國王，建角頭廟霖興宮於舊館，轄舊館、新館、難館、大華、仁里、湳漈、同安、同仁八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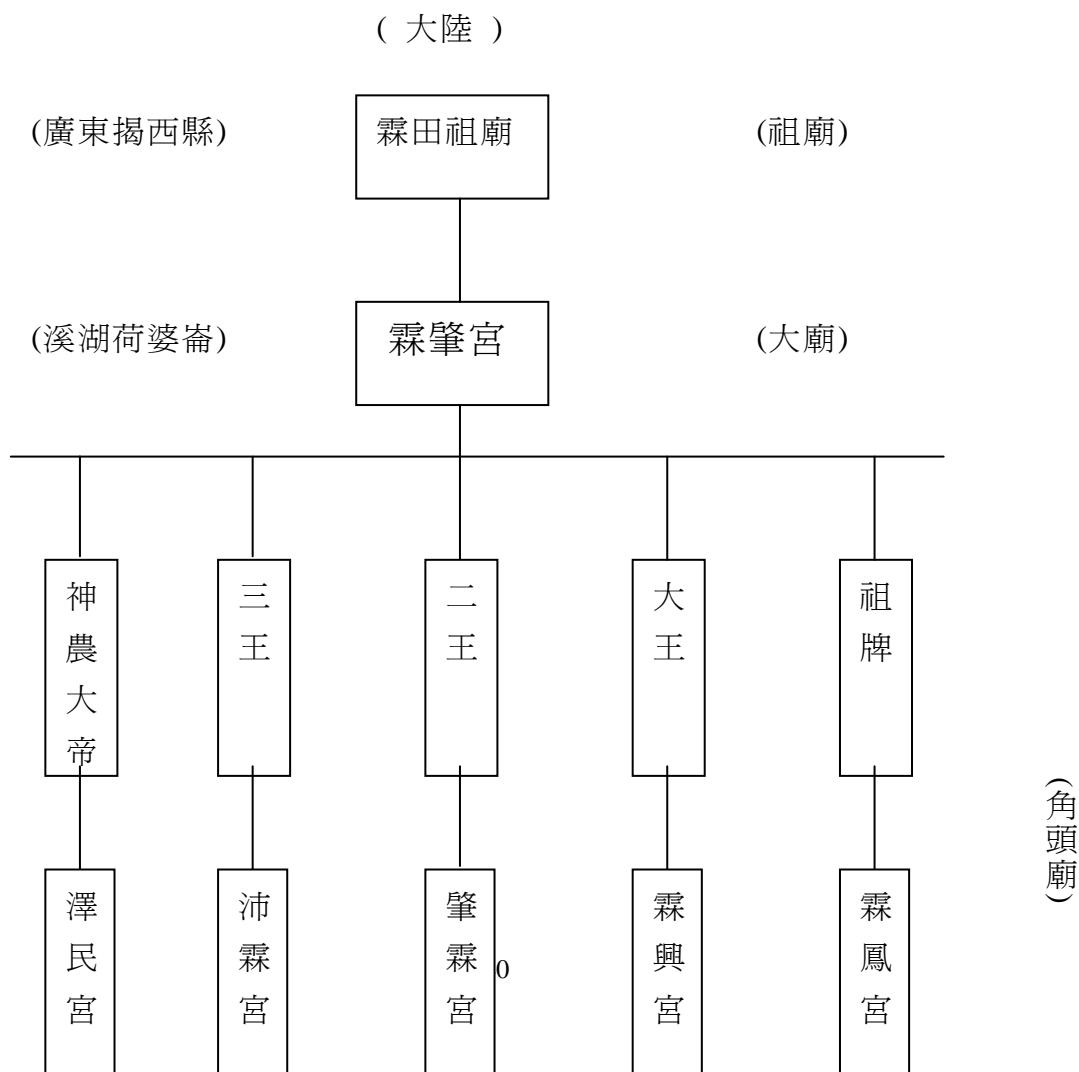
- 二、 二王角：奉祀明山國王，建角頭廟肇霖宮於巫厝，轄東溪里、巫厝、芎蕉村楊庄、獨鰲、敦厚四村里。
- 三、 三王角：奉祀獨山國王，建角頭廟沛霖宮於海豐崙，轄海豐、陸豐、柳鳳、竹子、福興、四芳、崙美、羅厝八村。
- 四、 祖牌角：奉祀祖牌，書「勒封三山國王神位」，建角頭廟霖鳳宮於芎蕉，轄芎蕉村。
- 五、 神農大帝角：奉祀神農大帝，建角頭廟澤民宮於三塊厝，轄中山里三塊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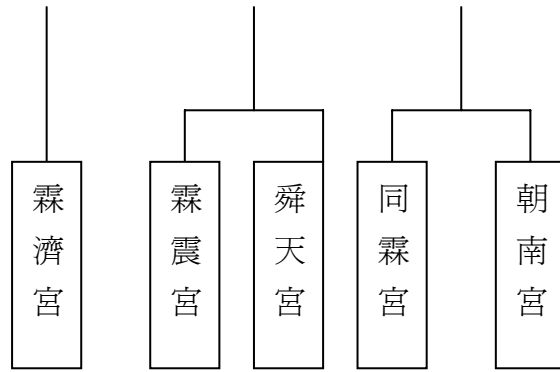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邱桑堆
 負責人 李定國 謹識
 曾慶國 敬撰

這些記錄了宮廟建造過程及其運作的方式，可做為參考。

第三節 霖肇宮三山國王系統

霖肇宮三山國王系統，可以列表如下：





(分廟)

本區三山國王廟資料如下：

彰化平原三山國王廟總表

編號	鄉鎮市	廟名	廟址	興建年代
1	鹿港鎮	三山國王廟	中山路二六七號	乾隆二年建
2	彰化市	鎮安宮	民族路四四四號	乾隆五〇年建
3	彰化市	福安宮	東興里旭光路二八巷十二號	一八九七年建廟
4	花壇鄉	三山國王廟	三春村溪埔巷三之二號	一八九五年建廟
5	員林鎮	廣天宮	出水里(巷)十三之一號	民國五七年建廟
6	員林鎮	明聖宮	林厝里埔姜巷二四六弄一一〇號	一八四一年分香
7	員林鎮	廣寧宮	中正路三六〇號	一七一一年建立
8	員林鎮	廣安宮	中山里光明街二六九號	一五〇八年
9	社頭鄉	鎮安宮	橋頭村員集路三段四一三號	乾隆九年建
10	社頭鄉	保黎宮	員集路二段二五二號	一八五九年創建
11	埔鹽鄉	三山國王廟	埔南村埔菜路四七號	雍正三年建廟
12	埔鹽鄉	大安宮	打簾村埔打路四號	清朝
13	溪湖鎮	霖肇宮	中山里大溪路一段六三六號	開台祖廟
14	溪湖鎮	肇霖宮	東溪里成功路六三巷五號	一九三三年建廟
15	埔心鄉	霖鳳宮	芎蕉村員鹿路五段二三四號	一九〇二年建廟
16	埔心鄉	霖震宮	芎蕉村羅厝路三段楊庄	民國五〇年建廟
17	埔心鄉	霖興宮	舊館員鹿路四段二二六號	一八九〇年建廟
18	埔心鄉	朝南宮	新館村二二七號	民國三五年建廟
19	永靖鄉	霖濟宮	竹子村竹中巷十八號	一九一〇重建
20	永靖鄉	回霖宮	同仁村永福路五〇六號	民國六八年建廟
21	永靖鄉	廣霖宮	同仁村大宅巷二六號	民國七五年建廟
22	永靖鄉	舜天宮	獨鰲村(路)一段一三九巷一號	一八四〇年建廟
23	永靖鄉	甘霖宮	永北村永福路一段十二號	一六五八年香火
24	永靖鄉	永安宮	永東村永靖街七五號	一八一三年建廟
25	永靖鄉	永興宮	東寧村永興路二段一六一號	民國十四年重建
26	田尾鄉	鎮安宮	北鎮村平生巷一號	民國五三年建廟
27	田尾鄉	廣霖宮	南曾村福德巷四六號	民國七二年建廟

28	田尾鄉	朝天宮	溪畔村一八七巷四五號	民國六八年建廟
29	田尾鄉	沛霖宮	海豐村中正路三段二七一號	一九〇二年建廟
30	溪洲鄉	三千宮	三圳村莊內巷四七號	嘉慶年間
31	竹塘鄉	三清宮	竹塘村仁愛街六五號之一	八二年建廟
32	竹塘鄉	德福宮	田頭村光明路溪北八號	一百年前
33	竹塘鄉	廣萬宮	新廣村光明路新庄巷十二號	民國前三三年
34	竹塘鄉	廣靈宮	內新村洛陽路一〇之一號	康熙雍正年間

第六篇 台灣開發與族群信仰關係

藍鼎元〈平台紀略〉中有云：

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台，歲以為常。

台灣早期開發當時客家聚落是怎樣的情況呢？根據藍鼎元的觀察是這樣的：

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庄」。

一波一波遷徙來台的客家人分別從淡水、通霄、清水、鹿港、安平等地登陸，逐步建立自我族群安身立命的家園，我們循著各處三山國王廟址的路線，可以找出眾多客家移民的落腳處，也可以進一步印證(彰、泉、客)與原住民之間合作或對抗的情況。

第壹章 高屏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第一節 高屏開發與「六堆」形成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時，屏東平原就早已有「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的客家庄了」，當時的情形，王瑛曾在他撰述的《(重修)鳳山縣志》有詳細的記載：

康熙六十年，台賊朱一貴作亂直三等密謀起義不從賊。先於四月二十二日，遣艾鳳禮、涂華(喧)等，赴府請兵。五月初一府治失陷。各義者隨於五月初十日，糾集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共一萬兩千餘名於萬丹，豎立大清旗號，推侯觀德指畫軍務。

朱一貴事件激起南台灣閩客的械鬥，屏東平原的客家庄基於「愛鄉護土」的情懷，將屏東平原已經形成的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的客家聚落，糾集了一萬兩千餘人，組成「六堆」民兵團練，援清平亂。康熙六十一年，清廷在屏東平原「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處，規劃一條「番界」線，線內為「傀儡番」的緩衝。線外就是平埔族與漢人的聚落。漢人系客家人的聚落，大都集中在隘寮溪以東的東港溪中游一帶地區，鄰近的平埔族社計有：力力社、上淡水社、下淡水社以及茄藤社。

當時，六堆在「番界」內的地區計有：左堆新埤鄉西角、先鋒堆萬巒鄉的西角、後堆內埔鄉西南角、前堆長治鄉西北角。換言之，現在前堆的麟洛鄉及長治鄉的大部份地區、左堆的佳冬鄉及新埤鄉的大部份地區、先鋒堆萬巒鄉的大部份地區、後堆內埔的大部份地區，以及右堆的高樹鄉、六龜鄉、杉林鄉及美濃鎮，都在「番界線」內，還不是客家六堆的範圍。

台灣的客家佃農移民，大都屬於單身漢佃農，他們喜歡以鄉音聚在一起，並隨著工作機會到處集體流動。加上當時的「雙冬晚稻」的耕作方式，又有助於他們成為原鄉與台灣之間的季節式僑居關係。

在台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彰、泉、汀、潮四府之民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彰、泉之人語言聲氣相同，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彰泉之人同夥相雜。(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敘疏》)

大體上，六堆的開發可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康熙三十年代以後，客家以崁頂力社以北為據點，拓墾東港溪中游一帶，逐漸開拓出東港溪中游的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時，屏東平原的這些客家聚落就被編成六堆。所謂「六堆」，「朱一貴之役」時，所組的「六營」義軍，依各營所從出之地理形勢，概分為：「前營」：長治、麟洛。「後營」：內埔。「左營」：新埤、佳冬。「右營」：里港之武洛。「中營」：竹田。「先鋒營」：萬巒。乾隆年間，武洛先民林豐山、林桂山兄弟率眾前往美濃開墾之後，才陸續開發出高樹、美濃等聚落，因此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變時，「右營」軍即改由高樹、美濃為代表，六營即成為六堆之濫觴，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節 高屏地區三山國王廟

南台灣「三山國王廟」的分佈與客家人的移墾台灣，息息相關。由「三山國王廟」的分佈，大概就可以看出客家人開發南台灣高、屏地區的情形，下面簡述其中「三山國王廟」19處如下（註九）：

1.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口的「三山國王廟」（乾隆二五年；不過根據《鳳山縣采訪冊》，乾隆五十九年蕭晉期募建，光緒八年重修）。
2.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二巷的「三山國王廟」（據《鳳山縣采訪冊》，光緒元年武生楊應龍重修）。
3. 高雄縣橋頭鄉甲南村的「三山國王廟」（又名：義山宮，永曆年間？據《鳳山縣采訪冊》，同治十三年 1874 鄭尙募建）。
4. 高雄縣橋頭鄉三德村（舊名：六班長）的「三山國王廟」（又名：三山宮，道光五年；不過根據《鳳山縣采訪冊》，道光十年 1884 鄭興、劉仁募建）。
5. 高雄縣橋頭鄉新莊的「三山國王廟」（又名：義山宮，咸豐二年 1852）。
6. 高雄縣岡山鎮壇底村的「三山國王廟」（又名：崑山宮，不過根據《鳳山縣采訪冊》，道光二十年 1840 陳筆募建，光緒元年重修）。
7. 高雄縣阿蓮鄉玉庫村（舊名：那菝林）的「三山國王廟」（又名：崑崙宮，康熙年間？可能與崑山宮同時；據《鳳山縣采訪冊》，光緒元年 1875 林耀西重修）。
8. 高雄縣大樹鄉羨仔林的「三山國王廟」（又名：武山廟，道光三年）。
9. 屏東縣屏東市三里（舊名：海豐）的「三山國王廟」（主祀二王，乾隆十六年，該廟有一副乾隆辛未年的匾額）。
10. 屏東縣潮州鎮四春里的「三山國王廟」（嘉慶九年；根據《鳳山縣采訪冊》，應為嘉慶元年張國俊募建）。
11. 屏東縣九如鄉（舊名：九塊厝）的「三山國王廟」（主祀三王，永曆年間？不過，廟裡最老的匾額及碑文是乾隆三十九年 1774；另有一個嘉慶丁卯年的香爐）。
12.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村的「新和宮」（主祀李王爺及三山國王；主祀三王，乾隆年間；不過根據《鳳山縣采訪冊》，同治十二年 1873 張嘉禮募建）。
13.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村的「加和宮」（主祀李王爺及三山國王；主祀三年，該廟保存一個光緒三年的古香爐；根據筆者田調資料，與「新和宮」約同年興建，後來分廟得到香爐，而「新和宮」得到神像）。
14. 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三山國王廟」（根據《鳳山縣采訪冊》，咸豐九年陳豐募建）。
15. 屏東縣萬巒鄉老藤林村（客語發音為《掠人頭》）的「三王宮」（主祀三

山國王；根據《鳳山縣采訪冊》，道光十年李孟涼募建）。

16.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見村的「三山國王廟」（又名：廣惠宮廟；主祀大王，乾隆年間）。
17. 屏東縣林邊鄉林邊（舊名：林仔邊）的「三山國王廟」（又名：忠福宮；主祀大王，乾隆二十六年）。
18. 屏東縣車城鄉保力村的「保安宮」（主祀二王，乾隆年間）。
19.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城西里的「三山國王廟」（又名：廣寧宮；主祀大王，光緒四年）。

在客家人大批移民來台之前，高雄地區較好的地方早已為福佬人進佔了，只好前往大都原為潟湖陸化而成的「鹽田」（意即鹽份頗重的鹽溼地帶），例如：由楠梓的後勁到橋頭的甲圍、新莊、六班長一帶，或臨界於「番界」的邊緣部落，如岡山鎮的潭底村到阿蓮鄉的玉庫村（舊名為菝林）一帶的地方居住。

台灣客家人大批而持續地移民南台灣，對南台灣以福佬人為主的移墾社會首次的「族群重組」運動產生影響，形成南台灣閩、客分類而居的態勢。下面以林邊鄉「忠福宮」為例，做一個探討。

高雄縣林邊鄉「忠福宮」〈新建明貺廟記〉的碑文，記載「三山國王廟」興建的源由如下：

三山國王自粵肇基於鳳城郡者，福神爐煙過臺，東土威靈赫濯，神庥默祐，護國庇民。我港東人士，爰集倡議，閩粵善信捐資，鼎建廟守在林仔邊，崇奉三山國王神像，猷欣欣然。明獨巾山毓秀，率東土之源流，普濟群生，樂成告廟，春秋享祀，俎豆維新，神必靈之厥無疆野哉！奚是為序，以誌不朽。惠陸弟子趙正佳敬撰。乾隆歲次二十六年（1761）凡月吉旦。

根據乾隆時期《臺灣輿圖》的記載，乾隆中葉，林邊地區還是平埔族「鳳山八社」「放鑠社」的地盤；換言之，當時的林邊地區是屬於「六堆」外圍的未墾「番地」。閩、客移民，為了共同拓墾這塊「未墾番地」，形勢所逼，必須通力合作開墾，這就是林邊鄉「忠福宮」〈新建明貺廟記〉所記載的：「閩粵善信捐資，鼎建廟守在林仔邊」的歷史背景意義。

在相關研究方面，誠如簡炯仁《屏東縣林邊鄉「忠福宮」碑文—兼談清據初期南台灣移墾社會的族群關係》中所記述：

南台灣「三山國王廟」，因為閩、客曾有一段「和諧」關係，甚至「合資興建」，而且「三山國王」也較易被「中性化」，能被當地的河洛人所接

納。因此，原先的閩、客合祀的廟，如林邊鄉的「安瀾宮」(主祀媽祖)、佳冬的「新和宮」和「佳和宮」(合祀李王爺及三山國王)，共同成為當地的信仰中心，只是以另一個河洛話的名稱來稱呼祂們。譬如，林邊三山國王廟，又稱「忠福宮」，屏東平原各族群的「原鄉神」，已逐漸轉化成當地的「社區神祇」了。這就是南台灣的移墾社會，已逐漸完成移墾社會「本土化」的明證。

這份論述印證了本地的族群開發互動的關係。

第貳章 台南三山國王廟

台南「三山國王廟」(三山明貺廟記)的碑文，記載如下：

潮之明貺三山之神，其來尚矣。夫潮及之揭陽，以漢為郡，後改為邑。邑兩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玉峰之右，有眾石激湍流，東潮、西惠，以石為界，渡水為明山；西接梅州，三十里有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英靈所鍾。當隋時失其甲子年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自稱昆李受命於天，分鎮三山，托靈於三山峰之右，廟食於此地，前有古楓樹，後有石穴。神降之日，上生蓮花絳白色，大者盈尺。陳姓者白晝見三壯士乘馬而來，招己為從者。未幾，陳遂與神俱化。眾異之，乃於巾山之麓，置祀合祭。既而降神以人言，封為陳將軍。赫濯聲靈，日以益著，人遂尊為化王，以為界石之神……迨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見金甲神人揮戈馳馬，師遂大捷，魁渠劉繼元以降。凱旋之際，有旌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命韓指揮舍人，詔封：巾山「為清化盛德報國王」，明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為「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敕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廣靈』二字。蓋肇跡於隋、顯靈於唐、受封於宋，數百年，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神之豐功盛烈，庇於國、於民亦大矣哉！……三山國王者，吾潮合郡之福神也。自親友配爐香過臺，而赫生濯靈遂顯於東土。蒙神庥，咸欣欣建立廟宇，為敦誠致祭之所；但往往以神為護國庇民、豐功盛烈未知備細為憾。勳等讀親友來翰，適得明禮部尚書盛諱端明所作廟記一篇，甚詳且悉。因盥手善書，敬刊於左上之廟中。俾東土人士亦有所考而無憾於誠者，未必非神之靈為之也。

這個廟記完成於乾隆九年(1744)正月十五，根據史實，台南三山國王廟為台灣知縣楊允璽和台灣鎮標左營游擊林夢熊率粵東諸商民所建，這兩位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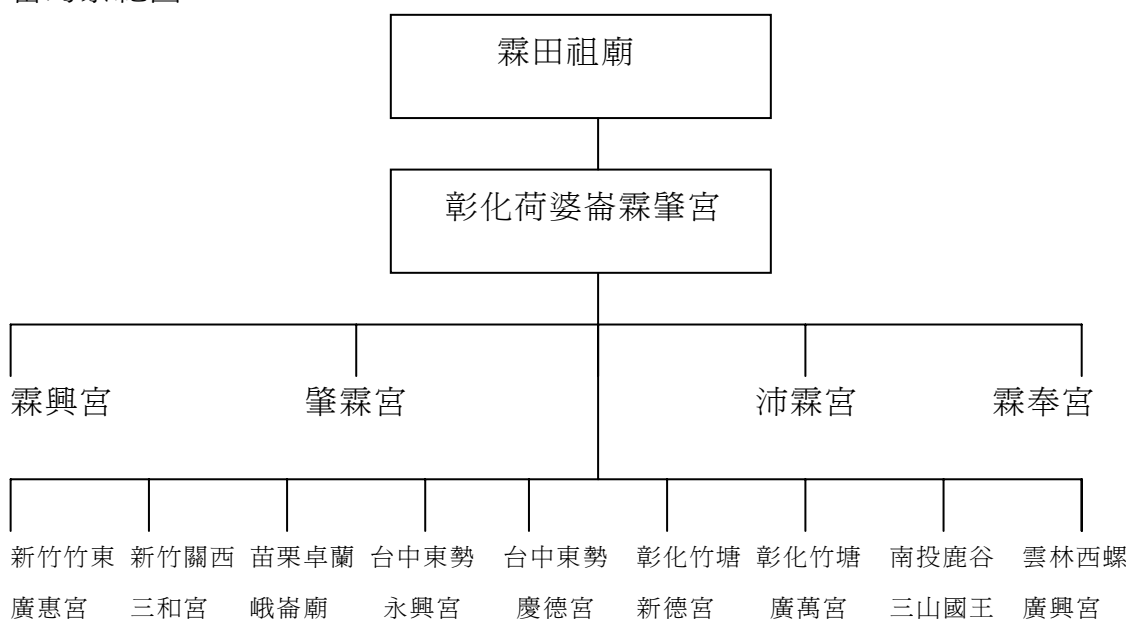
廷命官都是潮州人。楊允璽原籍大埔縣，雍正元年(1723)中舉，先任福建浦城知縣，乾隆七年(1742)四月至九年(1744)十一月任台灣知縣，在任上頗有政聲：

乾隆壬戌調整台灣縣。臺有厝餉千於金，為鄭芝龍竊據時苛派，允璽請於朝，悉豁之。臺無土者，多閩粵人寄籍，生熟番雜處，其中好勇鬥狠，雖睚眦之仇，必操戈相向。允璽禁於未然，而懲其已犯，此風稍息。秩滿以急歸，臺人立碑明德。

林前熊則為海陽縣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武舉，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武進士，乾隆七年(1742)至十年(1745)任台灣左營游擊，後官至江南水師京口游擊。這兩位文武官員創建台南三山國王廟的舉動，在當時台灣「多閩粵人寄籍，生熟番雜處」，不同籍類的人群亂輒「爭勇鬥狠」，地方官員以「禁於未然，而懲其已犯」為要務的社會環境中，這兩位潮籍的朝廷命官竟率督同鄉父老大興土木，為一個具有籍類識別意義的地方神明，建立一座從內容到形式都富於原鄉特色的廟宇，並以之作為同鄉會館，明顯表達了以祖籍認同基礎的「分類意識」時期台灣移民社會中的意義，這也是截至目前為止潮汕人建立三山國王廟較古老的一個記錄。

第參章 中部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台灣中部地區包括雲林、彰化、南投、台中、苗栗等地，這些區域內的三山國王分佈情形如下圖所示，以霖肇宮為中心系統的分佈，擁有較嚴密的祭祀圈：



這些廟宇的存在，關聯著中台灣的開發史，也訴說著宗教信仰「分香」的因素，例如：西螺街上有一座「廣興宮」三山國王廟是由來自廣東潮州的詹姓及林姓人士所侍奉，近數十年來他們將廟獻出，組委員會與街上詔安福佬客共同分享三山國王的信仰。西螺鎮七座里（七座屋），最先也是由潮州客所進入開墾，後來潮州客林姓人士搬走，接著來開墾的詔安客將三山國王廟奉為村內主要信仰（頂茄塘），公館（番社村）也有三山國王廟，很顯然地，早期詔安客家開墾雲林北部時，也有一些潮州客來開墾，彼此和睦相處。

比較特殊的是東勢角的三山國王信仰，這些來自粵東大埔縣與饒平縣的客家後裔，在東勢、卓蘭地區三山國王香火鼎盛，一如民安宮所載錄的一段掌故：

本宮供奉三山國王為主神，清同治元年台中發生八卦會戴潮春反清復明事件，波及東勢角，當地莊民追隨淡水同知秋日覲對抗戴黨，出軍時為祈安求福，往往佩帶三山國王令旗出征，而終能吉利無礙。

這段官民合作的故事牽連著民眾篤信三山國王信仰的昂揚。現今卓蘭「峨崙廟」仍是當地信仰中心，可能是客家人「開山打林」與原住民奮戰的歷史因素，而聚居鄰近中部平原邊緣之山區，可做為東勢、卓蘭二地三山國王廟宇較多的一個詮釋；劉還月〈台中山城客家人〉描述三山國王祭典在客家莊的盛事：三山國王為客家人的守護神，每年國王祭期，境內所屬的各國王廟，大多要盛大慶祝之或者誦經為國王暖壽，或者出巡瘟境，每每吸引廣眾信徒跟隨膜拜，為年度中最重要的歲時節俗之一，每逢壽辰，各寺廟都會誦經祈福，並備有甜湯圓，供善信「食平安」，其中以東勢地區最鄰近原住民的客家聚落大茅埔的三山國王廟祭典最為隆重，境內的善男信女們除了要殺豬宰羊祭祀相傳守護村民有功的三山國王之外，更要另備祭品，祭祀村落四周的「將寮」，犒賞三山國王的部將兵馬，當天午宴或者晚宴，更要大開流水席，宴請各地前來作客的親朋好友，場面最為熱鬧。說明了客家莊祭拜山神的重視，跟客家人「開山打林」傳統的關連，目前以三山國王廟為主祭神明的客家鄉鎮所在多有。中部平原客家人，其祖籍來源除部份福建漳州客外，大多數來自潮州的饒平縣…等，可以統稱「饒平客」，饒平客等由鹿港登陸後，一部份留在彰化平原上福佬客區，另有一部復遷到台中縣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以及苗栗縣卓蘭鎮等所謂「東勢角」的地區。在彰化平原的客裔福佬化之後，這批東勢角的客家人還保有客語及客家文化，尤其東勢、卓蘭鎮因地方係封閉山區，尚擁有「大埔

客語」、「饒平客語」，這是全台唯一保有最完整、人數多達一萬人以上的地區，是海內外最寶貴的文化資源。

第肆章 新竹苗栗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新竹地區漢人移民是在南寮港上岸的，本地為頭前溪出海口。另一條河流是鳳山溪，移民逐漸登陸後往東移進，成為新竹縣的先民。

新竹縣的三山國王廟多集中於鄰近中央山脈的山緣區域，以竹東、芎林、新埔為多，屬於北二高沿線地帶，客家住民多來自廣東陸豐，夾雜著一些饒平客與四縣客，民風純樸。

本地為臨山地區，客家人開發山林的過程中，遭遇原住民的抵抗，是為「番界」的區域，三山國王廟多集中於此區域，有許多「隘寮」為伴是為明證；芎林鄉三山國王廟「廣福宮」為本鄉大廟，香火鼎盛。而竹北、新豐、湖口一帶則接近台灣西海岸，甚至是屬於桃園台地的一部份，無此威脅與需要，因而不見三山國王廟的存在。

苗栗地區三山國王廟只有四處，以苗栗市臨近將軍山（中山路尾）的三山國王廟較具代表性。根據黃鼎松《苗栗的開拓與史蹟》的記述『苗栗市的三山國王廟座落於南苗木鐸山（即苗栗國中前面尖峰公路旁）。此廟創建於道光元年（西元一八二一年），山域名紳劉蘭斯（舉人劉獻廷父親），從潮州護送三山國王香火，在今南苗市場附近建三山國王廟奉安。歷經七十餘年，至明治二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五年）日人治台後，日本警察選定三山國王廟址為派出所建地，雖然地方人士極力反對，日警不為所動，原廟終於被拆。地方善信不得已，將三山國王神位寄祀於天后宮，不久再移南苗天雲廟安奉。民國五十一年（西元一九六二年），地方信徒認為三山國王多年來一直『寄人籬下』，極為不安，遂創議另建新廟，經有志之士多方奔走，募集了一筆不少的經費，建廟地點覓好南苗、北苗各一處，惟應建於何地？眾說紛紜，建廟委員會也不敢決定。正在左右為難，徬徨無措的時候，當年農曆七月十八日，一夜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南苗木鐸山上的一顆巨石，長五台尺，寬三台尺，被劈成三片，石面上出現龍形花紋，組成『山』字，信徒認為這是神靈的啓示，決定在該地創建新廟。翌年正月初三，從天雲廟將神龕請至新廟奉祀，苗栗三山國王的三位尊神，因而結束了六十多年的『飄泊』歲月。』（註十）

苗栗市三山國王廟的歷史雖沒墾殖抗爭的直接因素，但也表明奉請潮州原鄉神明的初衷，成為一項客家的移墾時代事證。

第伍章 台北盆地的三山國王廟

台北盆地上的最大的河流是淡水河，其上游分別有新店溪、基隆河與大科崁溪，匯流成一大河系向西注入大海。客家先民渡海來台，就是搭乘大帆船（或稍後之火船）到淡水河口岸登陸，或再轉搭小船、竹筏逆流而上，找一個適當的地點容身。

移民來台拓墾時，人們透過向官府請墾的過程必須得到番社的允諾，依先後順序互為主佃、雜居共處。爲了身心健康與安寧，並安排拓墾工作的進行，到達相當人數時也就形成群體意識及勢力，先民們互助與互愛，不但設立會館照顧同鄉人，同時請來原鄉之鄉土神明，像汀州人的定光古佛信仰、潮汕人的三山國王信仰等，一方面保佑身體康安、事事順利，另一方面得到心靈的慰藉，聊表思鄉之情，這些歷史現象，讓我們找到了許許多多客家先民留存的足跡。

以「廣福宮」三山國王廟爲例，座落於新庄舊街上「竹仔市」，所祭拜的三山神是粵東潮州府轄下九縣人民的守護神，當粵人渡台，多奉其香火前來，故被視爲客籍人士的聚落象徵。

新莊是雍正、乾隆年間北台最重要的港口，可以說是當時北台的政治、社會、經濟中心。自潮州籍劉姓家族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新莊平原上開墾劉厝圳（萬安圳）後，使得此地的生產力大增，位於最熱鬧的新莊街上的廣福宮便是此時潮汕人經濟及宗教信仰實力之明證。後來新莊水路運輸功能衰退，而由艋舺取代其地位；再加上道光年間台灣北部械鬥頻繁，（註十一）廟址成爲攻防之地，潮州籍民紛紛遷移至宜蘭、竹苗一帶客屬移民集中地區避難，廣福宮因而乏人照料而香火頓衰，必須依賴遠走客鄉的粵籍移民捐款，才得以勉強維持。光緒八年(1882年)大火肆虐，廣福宮被毀。光緒十四年(1936年)由新竹新埔士紳陳朝綱等發起潮屬九縣籍民予以重建。

以廣福宮的沿革來看，聚集於此的客家鄉親在遭受械鬥之害時，不得不遷離此地，大大削減了台北客家人口，唯人數並無確切數目。在先來爲主，後到爲佃的農墾社會中，主佃利益分配十分懸殊，客家佃戶爲爭取地位「反客爲主」的過程產生了排擠作用，而人口增加的壓力又造成沈重的負擔。汀籍墾戶胡焯猷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他捐學建廟，謀求長治久安，先後於乾隆十七年捐地建「西雲寺」、乾隆二十六年捐宅地及田園設「明志書院」等，著力頗深。

明志書院，是清領時代彰化以北最早之書院，無論講學內容、藏書類別、教育精神皆爲淡水廳儒學（官設學校）創設之規模，促使台灣北部學風日趨興盛，對傳統文化的維護與發揚，貢獻甚大，故有沈葆禎的『淡蘭文風冠全台』之語。明志書院初爲義學，係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福

建永定貢生胡焯猷捐其興直堡新莊山腳之舊宅及水田八十甲而立，根據《台灣通誌》記載：念淡水文風未啓，鄉里子弟無可就傅，胡氏捨宅自設義塾名曰明志，復捐水田八十甲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師教之。淡水同知胡邦翰嘉勉其志，稟請建爲書院。二十九年閩浙總督楊廷璋勤碑以記其事，標示書院以「明志」爲名，乃欲生徒『志在聖賢，義利無淆於慮，志在經濟，王霸必究其原』。胡焯猷的義舉很快的引起慕義聞風響應者，五年後，又有郭宗嘏捐獻田一百六十一甲，園二十九甲，共可徵收租穀一千五十七石二斗九升六勺，悉充學租。

明志書院成爲「北台首學」的壯舉，胡焯猷奉獻甚力，應是客屬移民落戶本地的盛事，對安撫及教育各族人士有實際貢獻，但仍無法改變自我族群人口落差太大的事實。至於一般客籍移民，更無胡氏的身份與財力，只能默默採取「在地化」的生存模式，選擇了隱藏族群身份的途徑，以求繼續糊口營生，後代族裔也就少聞客家祖語。

台北地區(台北縣 16 處)三山國王廟如下：

廟名	廟址
廣福宮	新莊市新莊路一五〇號
林口慶安宮	林口鄉頂福村九七號
土城神農宮	土城市和平路一一號
仁安廟	貢寮鄉真理村新港街廿六巷廿六號
太子宮	三芝鄉中正路三段廿四號
慶山堂	新莊市新樹路二六九巷一二號
永和紫碧宮 三山國王廟	永和市中和路三八九巷十號四樓
霞安宮 三山國王府	新店市北新路一段二九七巷一五號二樓
代天宮	板橋市新海路三八五巷三二號
甘崇堂	三重市碧華街一九號
三山國王會	三重市仁忠街四七號
明山宮	土城市南天母路一五三號三樓
朝奉宮	汐止鎮茄苳路八八巷六弄廿六號三樓
協鳳宮	金山鄉重和村三重橋六鄰三五號
鎮英殿	金山鄉和平村六一號
北興宮	板橋市僑中一街一二四巷一八弄一號

其中廣福宮、仁安廟是爲墾拓初期留存的廟宇，前者在新莊平原，後者在東北海岸線上，其代表的歷史意義相當明確。

第陸章 蘭陽平原的三山國王廟

客家先民移台，多奉三山國王香火同渡，祈祐平安，並尊奉為守護神。全台三山國王廟共計一百多座，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宜蘭縣境便佔有四十座之多，居全台之前茅，連客家人聚居最多之桃、竹、苗三縣，也望塵莫及，頗耐人尋味。

宜蘭縣境三山國王廟，分佈地區為：宜蘭市二座、羅東鎮二座、蘇澳鎮四座、礁溪鄉四座、員山鄉九座、冬山鄉十三座、三星鄉三座、頭城鎮二座、大同鄉一座。其中，冬山鄉有得安村之振安宮（約一百五十年前創建）；冬山鄉大興村之振安宮（清道光初年創建）；冬山鄉順安村之永安宮、冬山鄉九山村之保安宮、羅東鎮北成里興安宮（約一百五十年前所創建）等五座，都設有雕刻粵籍開拓先賢姓名的神位供後人祭祀，除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外，亦成為客家人開墾蘭陽所付出之貢獻有利佐證。

◎ 宜蘭縣的三山國王廟 ◎

-
- | | |
|---------------|--------------------|
| 01. 頭城武營里武功廟 | 頭城鎮武營里127巷5號 |
| 02. 頭城中崙巾山宮 | 頭城鎮中崙里青雲路1段418巷49號 |
| 03. 礁溪林尾三山國王廟 | 礁溪鄉林尾村林尾路35號 |
| 04. 礁溪二結村常興廟 | 礁溪鄉二結村二結路5鄰54號 |
| 05. 礁溪吳沙村三山國王 | 礁溪鄉吳沙村四結路75-2號 |
| 06. 礁溪龍潭永興廟 | 礁溪鄉龍潭三皇路112巷14號 |
| 07. 員山新城鎮安廟 | 員山鄉同樂村新城路71號 |
| 08. 員山枕山村慶安宮 | 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61號 |
| 09. 員山頭份村贊化宮 | 員山鄉頭份村永同路2段186號 |
| 10. 員山永和村永廣廟 | 員山鄉永和村永廣路22號 |
| 11. 員山溫泉路碧仙宮 | 員山鄉溫泉路65號 |
| 12. 員山普恩廟 | 員山鄉逸仙村大安路121號 |
| 13. 員山圳頭三山王廟 | 員山鄉圳頭路邊 |
| 14. 員山保安宮 | 員山鄉蚋埤村河堤進入 |
| 15. 員山福興廟 | 員山鄉惠好村賢德路1段50號 |
| 16. 宜市鎮興廟 | 宜蘭市進士路53號 |
| 17. 宜市七張三山國王 | 宜蘭市七張路2號 |
| 18. 羅東北成興安宮 | 羅東鎮北成路1段38號 |
| 19. 羅東東安街震三宮 | 羅東鎮天祥路168號 |
| 20. 冬山義成路永安宮 | 冬山鄉義成路2段378巷15號 |
| 21. 冬山內城鎮安宮 | 冬山鄉東成村和睦路205號 |
| 22. 冬山松樹門鎮安宮 | 冬山鄉鹿埔村松樹路22號 |

- | | |
|-----------------|-----------------|
| 23. 冬山太和村永福宮 | 冬山鄉太和村太和路217號 |
| 24. 冬山大興振安宮 | 冬山鄉大興村大興路16號 |
| 25. 冬山內城詔安廟 | 冬山鄉 |
| 26. 冬山得安村振安宮 | 冬山鄉得安一路1號 |
| 27. 冬山梅花湖得安宮 | 冬山鄉保安村大埤路5號 |
| 28. 冬山廣安村廣安宮 | 冬山鄉廣安村53-2號 |
| 29. 冬山寶和路開山宮 | 冬山鄉寶和路600號 |
| 30. 冬山鄉中山永光宮 | 冬山鄉社區活動中心樓上 |
| 31. 冬山永興路廣興廟 | 冬山鄉永興路2段919號 |
| 32. 冬山八寶村慶安廟 | 冬山鄉寶慶路113巷20號 |
| 33. 蘇澳新城慶安廟 | 蘇澳鎮新城北路27-1號 |
| 34. 蘇澳聖湖箕山宮 | 蘇澳鎮聖湖里文聖路90巷15號 |
| 35. 蘇澳隘丁保安廟 | 蘇澳鎮城南路22號 |
| 36. 蘇澳港邊里永安廟 | 蘇澳鎮港口路14號 |
| 37. 三星保安宮(原屬深溝) | 三星鄉清洲二路37巷37-9號 |
| 38. 三星牛鬥震安宮 | 三星鄉員山村牛鬥路6-4號 |
| 39. 三星清水清安廟 | 三星鄉員山村清水路47號 |
| 40. 大同碼崙三山國王廟 | 大同鄉樂水村碼崙橋邊 |

在走訪三山國王廟行程中，來到當地人所稱「客人城」現今行政區域屬羅東市北成里附近的興安宮，廟內三山國王右側立有一百五十年前遠從新竹縣鹹菜甕（關西鎮）率領客家先民來到當地開墾的陳燕台、劉阿先、劉阿納三位客籍墾首神位。當時「客人城」是由茅仔寮、北投社及樹林三聚落組成。現今，世居當地的民眾住戶於每年農曆三月初十，慶祝三山國王生日，並於農曆年後組進香團回關西祭祖。然而，到附近民家探訪世居的陳氏、劉氏人家，均已不說客話了（註十二）。

到冬山鄉大興村振安宮，訪問主任委員陳添財先生，據他談稱：

振安宮源於清康熙二十二年陳振福等三十八位客家先民，從大陸廣東客家原鄉渡海來台時，隨身將霖田廟「敕封三山國王廟」聖像在新竹縣南寮港登陸，爾後南行至苗栗縣，客居廿四年，並在當時苗栗北角建立一座小廟奉祀。後又聽說新竹縣鹹菜甕（關西鎮）尚有得開墾之處，就因此全部三十八位先祖又遷徙至鹹菜甕地區耕田，在關西住了十四年，再得知蘭陽地區土地肥沃，適宜農耕，就此全部卅八先賢遷來宜蘭冬山鄉大興村附近開墾水田。歿後並合葬於廟後五百公尺處之塋地。而世居於附近村落之陳、魏、彭、張、戴、吳、鄧、孔、許、莊、李、詹、袁、范、呂、黃、

陸、林等人家，可能是三十八位開拓冬山客家先民之後。

宜蘭縣開闢之初，漳泉粵三籍流民，皆以孤身遠來異域。最初與「兇番」格鬥，繼而同類相殘，械鬥越十五年，死亡數以千計。道光元年噶瑪蘭新任通判姚瑩，最初苦於民「番」不和，三籍不睦，時有械鬥，頻歲災多。於是除教民以禮讓之外，更於仲秋之日，會集三籍漢人籍生熟各社「番」，設厲壇祭於北郊，祀開蘭以來先民「番」死者，漳籍位左，泉粵位右，社「番」位列於地，依列以城隍為主列上。是日文武咸集，各率民「番」到，盛陳酒醴牲合以祀之，至者二千餘人，社「番」亦隨眾衣冠跪拜，一如漢人之禮，祀畢又命民「番」互拜。瑩乃剴切諭以和睦親上之義，陳說五倫之道，善「番語」者逐句傳譯，環聽如堵，泣下者多（據自姚瑩著東槎紀略祭厲壇文附）。信仰導以一劃，此為最關切之事，使人感激淚下之力，故非陳說五倫之道而已。

根據當地原籍詔安之多位耆老敘述，先祖當年移墾宜蘭曾與噶瑪蘭人有激烈之爭鬥，以「吳沙開蘭」所代表的漢人移民，曾有一番相互殘殺的史實，客籍移民大量奉請「山神信仰」的三山國王香火來此「鎮番」應可理解，完全符合蘭陽開發史上的互動關係。

第七篇 族群關係變遷的軌跡

以三山國王廟址所在及其族群信仰範疇做研究，在歷史演進的歷程中，處處展現著文化變遷的軌跡，綜合研究與調查的成果，本篇各章節所陳述的內容，是值得省思的課題，引導吾人一一深入研究。

第壹章 三山國王廟與客家人聚居地

以整個台灣島上客家人聚居地來看，各縣市可區分為(1)客家鄉鎮、(2)混合鄉鎮、(3)非客家鄉鎮、(4)山地鄉四種情況，在這些鄉鎮區中三山國王廟的數目，可整理出下列（2004年）之統計表：

項次	1.	2.	3.	4.	5.
縣市	客家鄉鎮	混合鄉鎮	非客家鄉鎮	山地鄉	小計

	鄉鎮區總數	有廟鄉鎮區數	廟總數	鄉鎮區總數	有廟鄉鎮區數	廟總數	鄉鎮區總數	有廟鄉鎮區數	廟總數		鄉鎮區總數	有廟鄉鎮區數	廟總數
台北縣							28	11	16	1	29	11	16
宜蘭縣				1	1	12	9	7	28	2	12	9	40
桃園縣	6	1	2	3	1	1	3	2	2	1	13	4	5
新竹縣	10	8	17	1						2	13	8	17
苗栗縣	13	3	4	4						1	18	3	4
台中縣	4	2	8	4	1	4	13	3	2		21	6	14
彰化縣				8	7	25	18	5	9		26	12	34
南投縣				3	1	1	8	2	3	2	13	3	4
雲林縣				1			19	8	10		20	8	10
嘉義縣				3	2	2	14	4	11	1	18	6	13
台南縣							31	1	1		31	1	1
高雄縣	1	1	2	4	2	4	19	4	5	3	27	7	11
屏東縣	7	7	19	11	7	10	7	3	3	8	33	17	32
台東縣				16	1	1					16	1	1
花蓮縣				13	2	2					13	2	2
基隆市							7	1	1		7	1	1
台中市				1	1	1	7	1	1		8	2	2
台南市							7	1	1		7	1	1
台北市							12	10	12		12	10	12
高雄市				1			10	4	4		11	4	4
合計	41	22	52	74	26	63	212	67	109	21	348	116	224

依據上列統計數目可以明顯看出幾個事實：

- (一) 第一次客家移民墾居區三山國王廟眾多，例如宜蘭四十座、彰化三十四座、屏東三十二座等；第二次移民聚居區略少，例如雲林縣十座、台中縣十四座、高雄縣十一座等，具有原鄉情感濃淡的標示作用。
- (二) 跟原住民（平埔人）有強烈對抗地區三山國王廟相對增加，例如蘭陽地區、花東縱谷區域四十三座，高屏地區達四十三座之多等，當年「開山打林」的漢、原關係可見一斑。

- (三) 以鄉鎮比例來看：三山國王廟現在座落客家鄉鎮者有五十二座(佔廿三%)、混合鄉鎮六十三座(佔廿八%)、非客家鄉鎮一百零九座(佔四八%)、山地鄉一座，以非客家鄉鎮佔首位的歷史變遷過程，足以說明客家人在台灣島內遷移活動的(交叉融合)比例較高。
- (四) 全台佔極大多數客裔的桃園縣早期沒有三山國王廟，這種情況應可說明客家人定居桃園台地的動作，一方面非直接墾拓區域，較少原住民的抵抗，另一方面也能證明客家人在台北盆地發生動亂之後，部份被驅趕、排擠而移動的現象；以新莊廣福宮為例，每年祭典仍有數支桃園鄉親組團來朝拜，而宮廟本身之管理已落入福佬人之手，新莊地區也早非客家鄉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 (五) 進入後期社會功能發展時期，早年沒有三山國王廟的縣市(例如桃園縣、台北市)亦設立了宮廟，其功能在於提供在地信仰服務的需要，滿足特有族群的宗教意願。
- (六) 劃分為各類型的客家聚居區地根據的是當今的行政區域，假如我們以文化層來區分，則客家比較優勢區域三山國王廟一一五座、福佬客(已閩南化之客裔)及非客家區域一〇九座，呈現 5.2 比 4.8 的態勢，客家文化在移民二百年後的台灣是呈現萎縮、退化的走向。

第貳章 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身份認同

全台各地原係以客家族群人士所供奉的三山國王信仰及廟宇，一般看來仍然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絡繹於途，每逢各王爺聖誕，更擴大辦理「接天香」及各庄頭祭典儀式等，以本土化的兩大中心廟宇與分香廟宇來研判，明眼人應能看出信徒族群身份的更迭，閩南語在儀式中暢行無阻，客家母語已退隱背後，甚至失去蹤影。

在研究調查中，筆者以電話訪問及親自拜訪方式，針對目前(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三山國王廟負責人或管理人之訪談，這些實際掌控宮廟的核心人物，其族群身份認同及母語使用情形如附表：

族群身份 運作方式	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但已不會客話	福佬人	外省人
以客家禮俗運作	28	11	5	0
綜合式禮俗運作	7	8	19	0
不知道	1	2	5	0
合計	86			

備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訪問 107 座宮廟負責人有 86 人接受訪談。 2. 本表係當事人之認同，不溯及其先祖族群身份或祖籍。
----	--

在這個訪問結果中，已能充分證明完全符合「身份/禮俗」客家模式的合計 28 人，佔百分之三十三弱，在台灣急速族群融合的政策中，信仰與禮俗也難能堅持族群傳統方式，這份訪談結果當然不會讓人覺得意外。

不能堅持族群禮俗及信仰傳統的母體運作，成為「閩皮粵骨」的模式，另一角度上也說明台灣歷史上閩客械鬥、「番」害等的負面影響，這些訪談中有 21 位「我是客家人但已不會客話」的自我承認之下，亦是得到明確認證的事實，至於淪入福佬人掌控的 29 座廟宇，有的已遺忘其祖籍，有的是寺廟信仰崇拜的實質操控，他們已讓三山國王信仰轉變為愈加世俗現實化的產物，而外省人（新住民）並未能介入三山國王信仰的核心，這在統計數目上所顯示的訊息，倒是令人有些感嘆！

第一節 族群興衰的警訊

文化認同與信仰傳統的變遷關係極大，當一個族群處於興盛時期時，與此相應的這一族群的文化認同不僅較為強烈，而且可以表現得寬宏，在對自己文化及族群認同的基礎上，易於吸收異文化中有益的因素為我所用，其結果是使自己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獲得新的發展。而當一個民族處於落後弱小的境地，文化認同儘管不一定會因此而喪失，相反還可能成為維護自己生存的內聚力，但它所表現出的不再是一種廣納寬容的姿態，而是一種排外、維護自己利益的姿態，其結果可能導致一個族群更加封閉，也更加落後，甚至走向死亡，為先進民族所融合。落後就導致死亡，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無情的事實。長期的歷史發展使一個族群形成的認同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成為一個族群自強的興奮劑，維繫著人們的團結。但是，這種功能只能在激動人們奮發圖強，使民族興旺發達起來。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才可以得以維持，否則，文化認同僅僅作為一種精神因素而得到鼓勵、轉變不成人們圖強的動力；那麼這種一時的興奮劑也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在一個族群衰落時，當人們強烈的認同感變化成一種激情，然而族群仍然持續衰敗下去，那麼這種激情也將隨之衰落，人們的認同感也將弱化下去，等待著這一族群的就是死亡。

其次族群的強盛是文化認同的堅實基礎，而強烈的文化認同也是族群生存與發展、興旺的強大內聚力。這兩者是一個辨證的統一體，族群興旺除了具有雄厚的人口基礎外，還必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及較高的人口素質。在這種興盛的基礎上，人們對這一民族才充滿自信與自豪，人們對自

己的文化與民族才真正具有強烈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是人們自然達到的。在民族發展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強化本民族的文化認同來激動人們奮發圖強，但是這種認同不以精神力量轉變為物質力量，那麼它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

在客家族群的興衰問題上，號稱台灣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表現於信仰與傳統文化維護的關鍵點上，經常予人「他人打壓，自己人不珍惜」的遺憾，因而普遍性欠缺雄厚經濟實力與政治基礎的客家族群，其信仰主體的鞏固尚待加強。

第二節 政治權利與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的產生與發展雖然受客觀物質與文化環境的影響，但其存在與發展趨勢往往要受到權力：或者是國家權力，或是統治者個人的權力之影響，統治者的權力對於文化認同的影響，這裡我們所要著重研究的是政權。固然這其中也有個人，如政權首腦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總體來說是以政體的利益做出發的。

一種政權爲了維持其利益或是爲了達到這種政權的政治目標，往往要維持一種認同。這種認同的維持可以使政權獲得穩定並具有凝聚力。因爲一種政權所要維持及倡導的認同與其政治內涵及需要是一致的，因而當人們認同了一種政權所倡導的認同後，那麼也就有可能順從這一政權。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總有一些學說爲這一些國家所提倡，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老子思想的提倡，和以後儒家思想所處的至尊地位及中國封建社會種種倫理道德等等莫不與政權的利益相關連。正因爲如此，一種認同的提倡與否，並不一定是客觀的，它往往只是順從了政權存在的需要，而並不一定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當然世界上也有很多政權所倡導的文化認同與國家及民族的興旺發達、民衆的利益一致，從而促進了國家的發展。

由於這種認同往往被一種政權所維護，因而政權的更替也必然會引起認同的變化。如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國家的建立，也就必然地要對封建制度下的種種認同進行否定，不僅如此，同一種制度之下政權的更替也同樣地會對原有的認同進行一定的否定，倡導新的認同。這其中一定有區別，那就是政權對於文化認同的影響不大、或與政權的政治目標不吻合的部份，一般不會因政權的變化而受影響。如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構成、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民間藝術等等。

客家族群曾經在南洋婆羅州建立「蘭芳共和國」，這是建立客家政權的一個實例，一如太平天國的揚威中原；在台灣的客家族群，始終難以族群

使命感的命題，主導台灣政權的方向，因此在社會文化的面貌上，並不以完整的信仰傳統做自我生存尊嚴的標示，所以三山國王信仰的尊奉，逐漸要被保家護土的義民信仰所掩蓋而取代。

第參章 獨尊單一神明與夫人崇拜現象

在研究調查過程中，經常發現部份廟宇特別注重單一國王的祭典或其神威「功能」，仔細訪問並蒐集資料，獲得一些訊息。

以大興振安宮為例，對二國王「明山國王」有偏重的現象。據該廟主持人表示，先民遵奉三山國王之初，三位國王神像均係原鄉遷來，其後部份先民移墾他處，以擲茭方式迎走大國王與三國王神像作為供奉，祈求安康，因而本廟原始神像為二國王明山國王，再則因明山國王神靈十分靈驗，本地民眾登記排班做為風水、地理、探井等勘驗可為百發百中，主持人向筆者展示登記簿冊，各村各庄皆有行程日期明細。在這雙重因素之下，本廟各項祭典中，二國王聖誕也就順理成章特別重視。

屏東縣九如鄉（舊名：九塊厝）的「三山國王廟」，廟裡最老的匾額及碑文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有一個嘉慶丁卯年的香爐，本廟主祀三王，香火十分興旺。

獨尊單一神明這種現象在其他三山國王廟宇十分常見，先民在各地墾拓的歷史自有明顯的例證來展現對信仰的虔誠。

其次，來自於粵東客家原鄉的三山國王信仰，最初是一種自然崇拜，但後來的傳說卻予以人格化，深入客家地區的故事也有具有當地族群的印記，讓人深深感念。

國王「夫人」崇拜就是人格化的最大事證。以新莊廣福宮為例：後殿祭拜三位國王夫人，船型髮式有濃濃的客家傳統風情。此項從祀觀念傳承自霖田祖廟，但非每一座廟皆要遵行。

民間習俗認為凡是威靈顯赫的祭神，都會得到信徒的虔誠信仰，如果祂不是出家的佛，信徒往往要給他們配一位夫人，以慰藉神的苦悶生活。如果某神已經配有夫人，自然就應該有兒子，所以還要增添王子或公主等神像。如此，就把神的生活完全加以人格化，也就是跟人類的生活完全相同，是人神同格的具體表現。關於神的配偶分成兩種，一種是由信徒好心奉獻給神的配偶，例如：城隍爺夫人、土地婆等，一種是傳說中神本來就有的配偶，例如聖王（廣澤尊王）媽、太陰娘娘等（註十三）。

發展至今，以屏東九如三山國王廟夫人崇拜最是隆重。位於屏東九如鄉的三山國王廟，有一項承襲上百年的傳統習俗『王爺奶奶回娘家』，藉著這個一連六天的繞境活動，當地居民除祈求平安順利之外，也可藉此宣

傳這個全台獨一無二的習俗。

三山國王廟的『王爺奶奶回娘家』習俗的典故，相傳是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平凡的徐姓女子，因為愛上神祇，從麟洛嫁到九如，從此以後，家鄉的人每年都會在大年初十前後，用熱鬧的陣頭，來迎接王爺奶奶「轉妹家」回娘家，成為地方的年度盛事。

每年『王爺奶奶回娘家』的活動，約從元月三十一日開始，由九如的三山國王廟出發，經過屏東到麟洛，最後在二月五日返回九如，氣派的神轎、熱鬧的宋江陣、金獅班等，熱鬧的排場沿途可見。藉著這樣的繞境活動，居民信徒除了祈求平安順利外，也趁機宣揚這個全台獨一無二的習俗，吸引全台民眾共襄盛舉。這是台灣三山國王信仰發揚的另一大場面。

此外，王爺的配祀另有六位司官，這種現象台灣各地神廟到處可見，蔚為大觀。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客家信仰的形成、變遷是有歷史因素的，這裡面代表著文化演變的因素，當一些自然因素、社會因素的介入，使得信仰觀念要入境隨俗，就要跟隨時間做調整。

第肆章 變異：「三仙國王廟」的形成

在台灣某些鄉鎮，另有一種「三仙國王廟」的聚落，詳加探查就可發現多係三山國王信仰的演變，當地民眾亦習以為常。

筆者查訪的過程中，發現多處三仙國王廟的存在：

- (一) 宜蘭縣清水湖三仙國王廟
- (二) 台中清水三山國王廟（三神像改為劉、關、張三仙）
- (三) 彰化溪洲三仙國王廟
- (四) 雲林大埤三仙亭
- (五) 嘉義新港三仙國王廟
- (六) 嘉義溪口三仙宮
- (七) 台南仁德三仙宮

這些廟宇雖有數間仍以三山國王為主祀，但亦配祀另種神祇，而三山國王與三仙國王一字之差，其廟中神明亦有出現媽祖、三太子、千歲爺來替代三山國王者，其福佬化的特性相當醒目；或因不知原先神明本尊之身份，竟誤將白臉、紅臉、黑臉三山神為劉、關、張三仙者，更是「神」奇無比的尊奉（註十四），台中清水鎮大街路三山國王廟就是一例。

三仙國王信仰的形成有其歷史來由，以宜蘭清水湖三仙國王廟來判斷，當年本地住民皆是日據時代太平山林場工人所定居，其之所以從原居

地遷徙，大多數受日本統治者號召而來，當地老者尚能操作客家母語，年輕人則一知半解，在多元信仰的衝擊下，盲目引進其它神明入祭，形成另類的「三山國王廟」。

此外，彰化溪洲與雲林大埤三仙宮廟，均係「漳泉拚」之後的產物，當漳州客撤退而福佬人進佔，部份信眾攜走原先祀奉的三山國王神像，部份國王神像被毀損，福佬人於進駐時，另行引入自我族群信奉的神祇，予以更名為「三仙國王廟」或「三仙亭」，客家人主導的信仰從此被迫更替，這都是三仙國王廟形成的主要原因。

第八篇 結語：三山國王信仰的新時代挑戰

迎向廿一世紀的台灣民間信仰，各種宗教相互作用，台灣百姓接納的容量，已經是無神不靈、建廟就禮拜的境地，抬頭望去，台灣各地宮廟林立，宗教信仰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人對於信仰文化變遷有著主動性，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決定文化變遷的速度與結局，或文化變與不變的條件，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外部其它因素對於人的認同的影響，同時外不很多條件、事物對文化變遷的影響也是較大的，能夠在人們不情願或不自覺的情況下促使文化發生變化，最終導致文化的變遷。戰爭及殖民活動強加給征服民族或地區的異文化、文化的傳播，文化內部產生的發明、發現等等因素都可以產生這樣的效應。因此，儘管人的認同可以左右文化的變遷，但人類文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強制性地或在人們不自覺的情況下引起文化的變遷。人的認同也是在不斷地變化著，它與認同的事物存在著相互影響的辨證關係。但不否認人的主動性對變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對於這種主動性，以及人們的認同對於文化變遷的影響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

人類的文化認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內外部因素作用下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這也就是說，同一文化，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可能有不同的變化—因為人類的文化總是在不斷的變遷之中，而文化認同與這種文化的變遷是相適應的。文化認同對於文化變遷有著較大的能動作用，對於文化變遷的速度、結局都能發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人們認同了什麼，往往也就決定了文化變遷中文化以什麼形式存在及其內容的存留與更新。如果人們的認同體系中是一種對既有文化的強烈認同，那麼對於可能誘發變遷的新事務自然是採取一種抵制的態度，而人們的認同中已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了很多新的因素，那麼認同之外的其他因素自然就處在與認同不相適應的地步。這一方面是人們的認同為文化的變

遷奠定了思想基礎，而另一方面也會主動地去促使文化發生變化，最終與文化認同達到相一致，這亦是在前面所論述過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存在的相互關係中的一個法則。這樣，對於文化變遷，我們不僅可以從人類文化的外部環境中去尋找原因，亦能從文化認同中去探尋更深層次的原因了。

但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構造也同樣有其內在的機制過程。因為與文化的結構一樣，文化認同也同樣具有核心及邊緣的層次。一般來說，對於文化的外層，即物質層，只要不與人們的特殊價值，如信仰上的禁忌相牴觸，就容易為人們所認同接受。

人類文化認同的構建是一種漸進過程，伴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與變遷從來就不曾停止過。但這其中卻有著自覺的，不自覺的，被強制的種種情況。出於種種需要強制性地改變既有的認同。在人類的過去，由於人類文化交流的侷限，人類文化認同新的構建的因素一般都產生於文化自身，文化內部的新的發明、發現，技術的進步、自然環境的改變…等等，這些構建是一種局部、漸進式的，即某些因素的改變而引起文化認同的新的整合，但這種在傳統基礎上的整合是較為艱難、緩慢的，因為每一種文化環境中都有很多壓抑創新的因素存在。所謂新就是與現有不同，因而相對而言的。即使有已為人們所認同，但與這種認同不一致的東西的出現一般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尤其是影響面較大的因素。

隨著人類文化交流的擴大，影響人類文化變遷的因素便日益增多，這些因素主要來自異文化，其實在今天，人類互相了解、認識，文化的傳播隨著現代交通及傳播業的發達而空前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對於文化的認同也具有了更寬廣的選擇性及更深刻的意義。人類文化的新的構建的速度也更加快了，因為進入人們文化認同體系內的新的因素日愈增多，從而促使人類文化認同更快地發生整合，一種新的認同剛剛構建起來，而新的因素有進入了這種構建中，促使認同體系進行新的整合。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認識水平就有可能超越現有的文化，並帶動文化產生新的變遷。

由於外部因素的影響，文化認同的新的構建不斷形成。這有別於一種文化的傳統方式發展，同樣對於現代人類文化的發展來說有著深遠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人類可以主動地去構建新的認同，控制文化發展的走向。做為人類的發展來說，人類可以從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發展繁榮出發，獲得新的認同，並引導人類的文化向著有利於人類和平繁榮的方向進展。而做為一種文化所依託的一個國家或一個族群來說，則可以在與人類共同的認同一致的情況下，依據本國及本族群的實際與發展進步的需要，建構新的文化認同（註十五）。

在上述文化變遷的必然條件下，客家傳統「三山國王」信仰的確面臨新時代的挑戰，就像客家民謠、八音的音樂傳統一樣，台灣客家人必須在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抉擇，認真考慮自我族群文化傳承的正負面因素，畢竟當今社會不再需要那種唯我獨尊的認同感，再度造成單一文化的封閉性，族群信仰文化的崇拜亦將側重功能性導向，同是在避免迷信與原鄉崇拜被歧視的發展途徑中，融匯吸收更多新時代的養份，向前創造更佳層次的文化。

2005/02/16 二稿

【注 釋】

註一：請參閱邱彥貴〈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屬的特有信仰？〉，三山國王屬於地域神，並非來自各地的台灣客家人均予供奉。

註二：引自鈴木清一郎《台灣舊慣習俗信仰》第一編第七項〈台灣人的神仙觀念〉。

註三：參閱雨青《客家人尋根》一書的客家遷徙敘述。

註四：漢人移民籍貫調查，依據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於昭和三年刊佈之資料頁二九，統計如下：

州		廳	全島人數（單位：百人）
福建	泉州府	安溪	4416
		同安	5531
		三邑 （南安、惠安、晉江）	6867
		漳州府	13195
		汀州府	425
		龍巖州	160
		福州府	272
		興化府	93
		永春州	205
	計	31164	
廣東		潮州府	1348
		嘉應州	2969
		惠州府	1546
		計	5863
其他			489
合 計			37516

比較之下顯示福建人比廣東人多，而其中廣東潮州來台人士明顯較少。

註五：本文列表依據的是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及楊國鑫〈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初探〉、台灣三山國王宮廟聯誼會名錄、客家雜誌編輯部編〈台灣的三山國王廟〉等，總計 224 座。三山國王廟因年年皆可能新增，詳細數目未能一一實地考查，僅供參考。

註六：舊時的河婆全圖六約包括象門約、獅頭約、龍潭約、南山約、馬駱約、員埔約。

註七：三山國王信仰亦播遷於東南亞地區，例如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七哩三山國王廟、吉隆坡增江霖田古廟、柔佛州士乃三山國王廟及印尼加里曼丹山口洋木干三山古廟等等。

註八：引自曾慶國編《彰化縣三山國王廟調查與研究》一書。

註九：引自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

註十：參閱黃鼎松《苗栗的開拓與史蹟》，頁一九〇至頁一九二。

註十一：大台北地區發生的五次大型械鬥

年 代	影 響 區 域
乾隆 42 年 (1777)	滬尾、三鶯地區 (淡水、三峽、鶯歌等)
嘉慶 11 年 (1806)	八里、興直堡等地 (八里、新莊等)
道光 6 年 (1826)	八里、興直堡周邊等地 (八里、新莊等)
咸豐 3 年 (1853)	枋橋及三角湧等周圍各堡、基隆 (板橋、三峽、基隆等)
咸豐 9 年 (1859)	擺接堡、大加蚋、芝蘭堡等地 (石門、金山、三芝等)

資料來源：詳見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第四章〈社會分類意識與土著化〉，頁九五至頁九七。

註十二：宜蘭詔安客家人，多數已成福佬客。當地人自稱為「客底」者，均為客家後裔。參閱徐兆安〈找回蘭陽平原的客家人〉，客家雜誌第 18 期，頁四五至頁五一。又據張智欽〈宜蘭地區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互動〉的調查統計，宜蘭地區三山國王信仰廟宇達 40 處之多，居全台之冠。

註十三：引自鈴木清一郎《台灣舊慣習俗信仰》緒論第二項〈屬神〉從祀（一）配偶。見頁六至頁八。

註十四：參閱楊國鑫《台灣客家》中〈台灣的三山國王廟初探〉。本文原載於三台雜誌第 18 期。

註十五：請參閱鄭志明《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之論述。

後記：本文是全面探討台灣三山國王信仰的一項論述，不足之處敬請賜正。

◎ 參考書目 ◎

【專著部份】

仇德哉編

《台灣廟神傳》，1979，雲林，信通書局。

楊 熙

《清代台灣：政策與社會變遷》，1985，台北，天工書局。

雨青編

《客家人尋根》，1985，台北，武陵出版社。

陳其南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1987，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鈴木清一郎著 / 馮作民譯

《台灣舊慣習俗信仰》，1989，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尹章義

《台灣開發史研究》，1989，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陳運棟

《台灣的客家人》，1989，台北，台原出版社。

莊永明

《台灣紀事》，1989，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陳亦榮

《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1991，台北，東吳大學。

楊國鑫

《台灣客家》，1993，台北，唐山出版社。

劉還月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1994，台北，台原出版社。

陳進傳

《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1995，宜蘭文獻叢刊。

仇德哉

《台灣之寺廟與神明》，1996。

吳金夫

《三山國王文化透視》，1996，汕頭大學出版社。

鄭志明

《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1996，台北，大道文化公司。

曾慶國編

《彰化縣三山國王廟調查與研究》，1996，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陳宗仁

《從草地到街市—18世紀新庄街研究》，1996，台北，稻鄉出版社。

簡炯仁

《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1997，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魏麗華編

《客家民俗文化》，1997，台北，愛華出版社。

廣福宮編印

《三山國王聖跡》，1998，台北新莊，廣福宮。

黃鼎松

《苗栗的開拓與史蹟》，1998，台北，常民文化公司。

劉還月

《台灣客家族群與信仰》，1999，台北，常民文化公司。

貝聞喜等編

《三山國王叢談》，1999，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黃榮洛

《台灣客家民俗文集》，2000，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黃子堯等

《文化、權力與族群菁英：台灣客家族群運動史研究論述》，2003，台北，行政院客委會學術研究補助計畫。

鄭琪玉

《台灣小百科：客家人的守護神三山國王》，2004，台北，稻田出版社。

【單篇部份】

林衡道

〈荷婆崙三山國王廟〉，1980，台灣文獻 31-1。

周宗賢

〈清代台灣民間的地緣組織〉，1983，台灣文獻 34-2。

洪麗完

〈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宇與福客移墾關係〉，1988，台灣史學術研究會論文。

徐兆安

〈找回蘭陽平原的客家人〉，1991，台北，客家雜誌第 18 期。

客家雜誌編輯部

〈台灣的三山國王廟〉，1992，台北，客家雜誌第 26 期。

邱彥貴

〈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屬的特有信仰？〉，1992，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3 期。

〈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佈與信仰的族群〉，1993，東方宗教研究新 3 期。

陳春聲

〈三山國王信仰與清代粵人遷台～兼論台灣移民社會之「非士大夫化」的特點〉，1993，台灣史學術研究會論文。

〈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1996，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0，頁六一至頁一一四。

黃子堯

〈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探討〉，2004，《台北縣客家文化年刊》第 6 期。

張智欽

〈宜蘭地區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互動〉，2004，第六屆宜蘭學術研討會論文。